
蟬秋

壹之甲書羣翠重

著 青 山 蔣

行 印 社 作 合 版 出



題卷首

我不能飲酒，但我曾經陶醉在我底夢中；玲瓏晶瑩而潤滑的玻璃杯，滿盛着血紅的葡萄酒，像一杯瑪瑙，像一塊琥珀，使我愛，更引我喝，我喝，我喝下去，喝下去；我終在沒陶醉以前，微微地陶醉了；我更在真陶醉之後，沉沉地陶醉了；這陶醉能安慰我，與我以悠悠的歡樂的滋味。

如菓是非夢地喝着血紅的葡萄酒，那陶醉的滋味還要深長罷！

我屢創作的嘗試，有特殊的興趣；我似乎陶醉在我偶然寫出的文字前。

的小稿簿中，一張張的綠格紙上，一行行的黑墨團兒，使我愛惜，使我凝視，使一本本我幽思，也正使我陶醉。我很高興寫下去，我想有多次的陶醉；這陶醉也能安慰我，與我以悠悠的歡樂的滋味。

如果是整齊地印在美好的書本裏，那陶醉也許更是深長罷？

我企求更深長的陶醉，我雖未非夢地飲酒，我却已冒昧地印書，我想我不久將有更悠悠的歡樂的滋味。至於能否也陶醉讀者，我不是文學「家」，我不敢說！我不敢希望！

在神識還清醒的此時，我誠敬地道謝錢君匉先生作畫面，及陶元慶先生底介紹，製成美好的夜光杯；再道謝華子長同學，爲我抄校一部份稿件，盛進了小半杯葡萄酒。

蔣山青

十五年十月十日

目錄

題卷首——代序	一
綠玻璃杯	一
病	二五
秋蟬	四七
曼琳姊和我底哥哥	七七
王二底煙桿	八九
四行眼淚	一〇五
淚痕	一一九
送葬	一六五
晚年	一八七
致死者——代跋	一
付印題記	一

菩薩般狂喚着。她大約覺得有她底其捷在身旁，她底生命便會從魔鬼手中奪取回來了！說她糊塗，不明白，但有他在旁說着，「姐姐！其捷在這裏！你放心！」時，她便也安然了；再不似他未來時的狂喚。

其捷是一個肌瘦而黃黑的青年，從他底不甚流動的脾子和呆滯的神氣裏，可以看出他是真誠而樸實，有着潛在的熱烈的愛。那天奔走於炎酷的太陽下，懷着滿肚皮焦急的心情，愈顯得顛顛而羸弱。

他從很遠的水西門親自買來一帖藥，是一個方方的上大下小的白紙高包，另外還有一隻綠玻璃杯，杯中裝着的恐是貴重的羚羊角汁。他慢慢地拆開紙包，對着藥方一樣樣都放在藥罐中，沖上生水；催着生火爐，好趕緊煨起。他急急地揮着滿臉的汗水。又咳了兩三口帶血的痰。他呆了一呆。

這時裏面病牀上的她，又在喚着「其捷」了。我同其捷立時走進。他又款款地和她說：

「姐姐！其捷來了！買了藥回來了！這帖藥喫了包好……」她底乾枯而蒼白的瘦臉上，露出一絲笑意，嘴抿了一抿，似表示由衷的感謝。暫時又甯靜些，祇側身向牀內睡着，有時轉過頭來，用謹滿眼矢的矚障的眼兒，向我和他望望。

他放輕了脚步走出去，把藥放在小火爐上。聽他低低地和地底父親說：

「請您當心這藥！剛纔趙先生不是說好？看這一帖藥——我想，還是把羚羊角的汁先給她喫下去！」

少時的靜默後，他和她底父親雙雙地走進房來；他手裏拿着那隻綠玻璃杯，我看去是小半杯和水的白漿；她底父親提着開水壺。他哄着她說：『起來！來！喫點兒開水！』她還是側睡着，祇仰頭狠狠地望望。她底母親——一個時乖運塞的老太太，坐在靠窗的椅上遠遠地說：『兒呀！起來喝一點，乖，我喜歡你！我底心肝命呀！』她突然坐了起來，瞪着眼很慌張匆忙地一隻手按着簾子，一隻手扶着杯子，就着他底手中，把白漿一氣喝完，嚇下時骨都骨都地響；祇是像喝不及似的那樣異常的慌張和匆忙，使我覺到是不祥的徵象。但她底母親聽見了，在枯焦了皺皮的臉上，露着絕大的歡欣；先就問我：『可是喫下去啦？』顧小姐！我點點頭。她又繼續着低低地說：『可憐她底哥哥就是不肯喫藥；喫了又吐出來；肯喫總有救。你看她剛纔一滴都沒白糟蹋！』

這時她父親給她些白開水喝，把杯子沖洗乾淨，便扶她睡倒。在聽到她母親說話時，她又無端地插上一句說，「哥哥？哥哥不是死了嗎？」接着她又很傷心地哭她一月前已故的哥哥了，但沒有淌眼淚。她母親經他底示意，便仍如先前的靜默了。

他走了出去。

一會兒她底手摺和臉皮又漸漸地緊張了起來，他們忙着給她擠西瓜水。醫生說西瓜水可以治心中的邪熱。

他把藥和西瓜水每樣捧進一小盞來。一盞是紅的，一盞是黃的，還升着熱汽。我出去趁空喫了半盞午飯。

飯後，見他坐在床前的凳上，用手指給她按摩着胸膛；西瓜水的盞是空

了，藥還在桌上。她還是有點緊張。

隔了半點鐘的光景，我和他照應着把那盤藥灌下去；以為可以抵制她午後的那一次騷擾；但是終仍不免，又給她受了一番那種說不出的痛苦。

她突然生了異常的氣力，手足皆冷，洩出滿頭滿身的冷汗。心裏好似有着烈火在燃燒；透不上來的氣，直往上撞頂，把齒咬緊，悶着呼吸，幾乎昏厥過去。為防昏厥，她底父親急忙地爬上床去，扶她坐起，在後面抵着她底腰；我祇是用手巾給她擦汗，又用紙燃的煙兒薰她底鼻孔；她在扎掙而避讓。也許心裏還明白，祇是無可奈何地聽着擺佈。

她底枯焦着繃臉的老太太又掛着眼淚，在屋角裏哭泣着。嘴裏咕嚕出來的，是在說，『我底兒呀！你要去尋你哥哥……帶着你可憐的……苦命的

媽媽罷！

我底眼淚也不自覺地流了出來；一面握着她底右手；他握着左手；還有人按着她底腿；不然，她腳會亂跳，手要亂咬。若是咬下一隻手指來，在昏亂中她是不會知道的。爲此我用着十分的氣力。

好久，她纔透過一口氣來，急遽地說：

『好啦！讓我睡倒！』

於是又慢慢地把她放倒。我給她擦汗。

她又錯亂地唱起來了，用着國語的調子，聽去也有自然的節奏，吞吞吐吐的却聽不懂是說的什麼，祇「我々我々」地像唱京戲般；每一節末了，少時的停頓以前，定要把身子挺起，向床上工東地一頓，再「嗯々」地一聲聲

哼着。

她母親却拿着掃帚進來，在她頭臉和身上脚上拂拭，說是遇着野鬼；自然這是她底「傍老頭子……」的話招出來的。於是大夥兒的親戚便立時都見着那傍老頭子似地在嚷着：

「你有話就說！你和她無冤無讎，別給她這樣地喫苦！要錢，我們燒給你！」

但媽還是用國語的調子唱着。我們緊緊握着她底手不敢放鬆。我被她底手指甲摳得痛得裂，但祇好忍着。後來祇得握緊了她底小腕，看她屈曲地緊張着，像要抓着什麼纔好的樣子。

不久，她改了調子；是在學校裏唱過的琴歌；沒有錯什麼。唱完，又隨口亂

說了；不住地儘在高聲地狂喊，像是愈高愈好，愈高愈痛快，錫力要把這一口氣喊完了似地，瞪着眼，伸長了焦黑的舌頭。這樣瘋狂似地度過了兩三個鐘點，心中的火焰和沸騰的熱，纔稍微平熄些。但仍在說着莫明其妙的言語：

「啊呀！他們要淹死我哩！救命啲……」

「世界上的人都被我折磨折死完了，我一個人活着做什麼哩……」

「隔壁的老太太，在我眼上釘了十隻釘，心上也給釘了去啦！啊呀！不
得了啦！」

她底母親忍不住放聲哭了，斷續地說，「我這個孩子，又靠不住了啦！
教我老的老小的小……怎樣地過活呀……兒呀……」不怪她母親要這
樣剝心似的痛；便是我也落淚，她底其捷也擦眼；大衆覺得這病是終於無救

了。

「這還是輕的哩！前兩夜還要利害！」她底父親從床裏爬下牀來感慨地說。一忽兒又猛然想起一件要事似地說，「你們趕快把藥再倒一盃來；趕快給她喝下去；趁着先前的藥力，也許可以抵擔得過……」沒說完，趕快地向房外去了。

我們不去理會他，放一隻耳朵聽着她底胡言亂語。一忽兒似清楚了，却勸她母親別再哭。

再喝下一盃藥去，纔漸漸地不說話，昏昏迷迷地像要睡覺的光景——大衆底臉上，纔又有了喜色。我坐在牀前，細看她還是圓睜着兩眼。其捷看見，喊她閉着的時候，她也知道勉強地一閉；閉着也還不是真睡去。一會兒又圓

睡着了；他們不知道。

大衆都似放下了七上八落的心兒，懷着新鮮的希望。

老太太又重開顏地低聲說：

「還是藥有效驗。該不礙事——她哥哥那時不出冷汗，冷汗出透了也好；她哥哥也不像她這樣喊叫，所以悶在心裏，時瘟內陷，陷死了一個活跳新鮮心高氣傲的孩子！靠菩薩她就這樣安逸地睡一覺就好了——睡着了
吧？——我想該不要緊；這倒是轉機！趙先生說能睡着就是轉機！」

其捷還在注意使她閉着眼兒睡覺。但她始終沒睡着。

天色昏黑下去，僕人送進一盞煤油燈來。我祇嫌它不明亮。

晚飯後老太太進房來低聲和我說：

「顧小姐！我剛纔去燒了一斤紙錢給那傍老頭子，你看她現在多麼安靜！」

老太太說過看看她，將走出房去，她却高聲地喊「媽——媽——」她母親急忙地走過去，時間她喊媽作什麼；但她用手狠狠地一搯，怒容滿面的說：「不要你！你是爸爸——我要我底親媽！我底親媽呀！」她又唱起來了。

夜裏一點鐘起，又鬧得馬仰人翻，比日裏還利害。沒有別的親戚，照應她的除了掙扎着的她底老父母以外，就賸我，其捷和她底兩個表姊妹；彼此都

是膽小的孩子們。

老太太底好希望，又給她底胡亂的言語刺破了。

「老奶奶來了！」她說，「老太爺也來了，還有哥哥——請坐請坐！我去倒茶——我坐在哪兒？」

她母親底眼淚又簌簌地滴在衣裳上了。馬上和她爭吵似地說：

「沒有你底位置兒呀，別胡說——子楚子楚——（她哥哥底名字）你給我滾遠些！爺爺奶奶，也得救救她底命！可憐你們祇有這一個孫女兒啦！還想帶她去嗎？」

她狠狠地說，「別麻煩誰在哭！」說過就猛猛地用手撕破了一件綢小褂子，又用手把簾子揭起，想要爬起來。我們祇好按着她。

其捷用手指試她底脈，搖搖頭和我說：「亂啦！總有二百跳！」說完嘆了一口氣，眼淚不由地淌了出來。

直到天明，她底臉漸漸地灰了，嘴唇像錫箔似的顏色，喘着氣，便像命在頃刻間。其捷完全絕了望，立時呆癡地哭着。男子的哭，直不過乾嚔而已，不像我們那麼有心有腸的訴着的哭。

他敢趕快去請人幫忙；他趕緊把哭着的老太太拉到院子裏去，我聽他軟軟地說着：

「您先別着急，該有禍也無從避！我還是您底女婿，萬一她不得好，——也許還有希望，我總忘不了她，祇要能自立；我不是無良心的，凡事都還有我，我總忘不了您們！」

再聽老太太哽咽地說：

「你看可是想不到的事，她哥哥一月頭裏死了，總是她抱着我，勸我，教我別傷心，說有我哩有我哩！誰想到……」

「做夢也想不到再打這麼個當頭棒，教我將來還靠誰？一兒一女，一花一菓，現在是萬事皆空了！兒女呢？」

「還有孫子！」

「孫子五個月的有什麼用？——我底一對山長樹大的二十幾歲的好兒女都留佢們不住！等到孫子成了人，我們底老骨頭早打鼓了啦！」

這裏她又喊起媽，忽忽忙忙跑進來的，是掛着眼淚的老太太和她底灰色的其捷。但她又不做聲了。

一忽兒她底父親又走進來，說：「我剛纔寫了個大仙牌位，供上兩個大雞蛋；祇好求大仙菩薩保佑保佑。」但是一眼看見她那臨危的樣子，却又垂頭喪氣地走出去。藤椅子支支地喊了一聲，聽他嘆氣不絕地說：「活該活該！哪一世做的孽……」老太太出去時，聽他又接着說下去：「太太好歹我們上張公橋，張公橋下是滿河滿岸的水，我們手搵手，老夫妻倆，吡吡咩一跳，也就無憂無慮了，倒免得花錢費鈔，累害別人。」這樣說過，接着是一陣冷笑。這冷笑，引起了老太太底苦笑！嘿！嘿！嘿！的夾在嗚嗚的哭聲中。又在說，「好好！吡吡咩！好！好！好！就這麼辦！就這麼辦！吡吡咩！無憂無慮！嘿！嘿！無憂無慮！感！感！感！……」

我怕老太太要瘋癲了，她也還沒就死，也許還得好過來。我祇離開床前

走出房外，看其捷在抱着老太太勸着，坐在藤牀上；老太太底臉上，在婆婆的眼淚底橫流裏，留着異常的笑意。

隔了好一會兒，其捷出去再請醫生，又說回去喊她母親來。但去後就一直沒來，我覺得他太無情意了。——想起身為女子真無味，你活着，他們男子哄着騙着的說是愛你，等到你死了，他們滿不算一回事，馬上就有別的女子重受着哄騙，他們又愛了別人。可是女子死了丈夫，社會上，心理上又是怎麼樣？

我在凝思。偶而看她時，不知怎的，她底臉和唇又漸有生色；我細算恰是第十四天，十四天也許能轉機，從此便漸漸會得好。我趕快告訴了老太太。大家纔又擦乾了眼淚忙得起勁。

她似稍微的清楚了一點，却又在喊起其捷；其捷還沒來。

但醫生來了，給她診了脈，在頻頻地搖頭時，我預感到不祥的逼近。這一帖藥，祇不過是碰機會罷了。仍是望她能睡着，睡着，一覺，纔能清醒些，纔有轉機的希望哩。

煎服後，天底黑幕扯了下來。外面的風聲很大，浙瀝地灑下幾點暴雨；後來竟爽快地落得大些；房裏的桌子，給飛進來的兩點打濕了。她底表妹，趕緊把窻兒關好。老太太捧進一盞恐怖的燈來，這燈照出了四壁的淒涼，滿牀的慘澹，引起了我們底恐怖。我急去擦得滿大。

在甜甜的睡夢中，無論何人，常忽略着夜的幽永。如果不睡，你便會覺得一分一秒的難挨，雖還在這日長夜短的炎夏；何況這意外的雨聲和各人的

眼淚更滴碎了苦悶的心兒哩！

一陣狂瀉後，我看她氣力不支，又在喘氣了。也許是神識漸清，仍高聲地喊着其捷。其捷那時怎肯來！

我底憤恨，不自覺地流露了出來，惡意地說：『其捷這狠心的！你還喊他做什麼？——不要再喊了罷！』

『你別問我！我非要他來不可！他來，我把指頭咬一個給他，我把頭髮分一半，我就去了！』

我還在勸她別喊，但她不喊別人，祇是喊着他。昏黑的閃動的燈光底投射中，我看不清她是怎樣的臉色。

爲使她安靜，我不得已地假冒着狠心的其捷，緊握着她底一隻手；另一

隻手擦着自己的眼淚，嗚咽而淒楚地說着：

「其捷來了！我就是其捷；你有什麼話說？」

沉默片時後，——這沉默也許是表示清明的心中底喜慰罷——她喘喘地說：

「我把指頭給你；再給你一半兒頭髮！」

「給了我啦！你放心罷！」我說。

「……………」

「你還有什麼話說嗎？」

環繞着的人們，都立時哭了起來。又強忍着。

窗外的風雨，似在長久的炎威逼迫後，欲沉痛地一傾其鬱鬱不平的呼

吸和眼淚；打在我底破碎的心兒上的，是錚鏦如萬馬奔騰的急驟的響聲。

她最後說了一聲：「對不住你！」祇見蓬着亂髮的瘦頭臉，從枕上推移到席上。耳邊驟起了哭的繁音底交響。我也盡情發洩這滿懷的悲痛，在昏亂的哭啼中。

擦乾了眼淚時，長桌上的擺鐘，遲弛地斷續地輕敲了三下，和着暫時輕緩了的風雨，搖曳着裊裊的餘音。

清晨時狠心的其捷跑進來了，也不哭，也不笑，祇面如白紙般走到了橫陳着遺體的床前，忽然大聲地嚎叫；若沒有她底父親緊緊地握着他底手，看

那樣子，他將去擁抱她而嘔出心肝了！

聽他低聲地喚着：『姐姐！姐姐！姐姐！』在猛然覺醒了她底死亡後，他又說：『姐姐！姐姐！我是喊不應你啦！喊不應了啦！』

這句話又勾出我底眼淚。

『她眼睛不閉地等着你哩！』時乖運蹇的老太太說。

『……………』

『她底眼睛還睜着哩！』

『姐姐！姐姐！我還是瞞着家裏偷偷地來的哩！他們怕我……其實……』

其實……』他沒能好好地說下去，接着又哽咽地哭着。

『我底命啲……呵呵……』老太太又哭了起來。

「姐姐！你放心地去罷！你底父母還有我照應。我忘不了你！我底喊不應的姐姐呀……」

但我看她，兩眼還是圓圓地睜着。其捷拿兩張紙錢給掩上。床前桌上，那隻盛羚羊角汁的脆薄的綠玻璃杯，却還端正完好地站着。

十五，八，七。

病



淳仲平素是一位膽小的，無決斷而又燥急的人。今年雖祇有二十歲，時常腰酸頭痛，已像中年的人。衰殘者他經了憂患。這一天下課回到宿舍裏，覺得眼兒作乾發燥，老像沒睡似的；又像眼皮裏藏着沙粒。放下書籍，就取出一面鏡子來照。果然兩眼都被紅絲網着了。似又很灼熱。細看眼眶也有些兒腫，自己底雙眼皮竟變成單的了。

他心在擔憂而又勉強大膽地混過了三天。三天以來眼兒還留着以前。

病的狀態，紅腫未退；却也未再加劇。他底朋友就介紹到陸醫生處診視。

他好容易尋到診所，在掛號處納了一元兩角的門診費，靜候在靠窗放着的一張長榻上。時鐘滴搭地擺動着，長久在他耳旁盪漾。他似期望着賜福的上帝一般地期望着遲遲不出來的陸醫生。每一次樓板的響動，每一次樓梯底格登格登的聲音，都使他注意，使他從榻上立起又重坐下去。好久好久，陸醫生終竟下樓來了，掛號處的那人，領導他跨進了一間診病室，室內靠窗放着一張精美的寫字檯，檯前坐着一位中年人：在豐肥的臉上架着一副羅克眼鏡；在高大的鼻下，蓄着一叢短鬚；短胖的身材，穿着一套淺灰嗶嘰西服；大約便是德醫博士陸惠羣了。他和醫生點頭後坐在檯旁的椅上。從陸醫生肩部望過去，他看見壁上掛着的許多人體解剖圖表，和許多架上的藥瓶。

兒；又看見一個美麗的鏡框，嵌着一張淺灰色印着黑字的畢業文憑，上面還有燦爛的金印。

他左眼皮被翻給醫生看，頭頸伸長了過去，聽醫生說：『不要緊，不要緊，我配點藥給你洗洗，兩天就好了。』他心中懸掛着的石頭纔平放下去。

他因偶然噲咳了兩聲，却引起了醫生底注意。又聽他說：『哦！你不知道！你是有肺病的，而且到了第二期了！要趕快治呀！很危險的！很危險的！』

醫生用聽筒匆亂地檢視時，他底神經受着重大的刺激，引起心房猛烈的搏動；剛纔平放下去的石頭，又重懸掛在胸中了。

他帶回去的除兩盒丸藥和在藥房裏等了三個鐘頭按藥方配來的一小瓶硼酸水外，是一種刺心碎膽的憂愁和恐怖。他把眼病倒看輕了。回到宿

舍裏，對各人和各種事物，都起了新的奇異的感覺。

他看見自己底床鋪，他想這床鋪不能長久再用了；他看見桌上的筆硯和書籍，他想這筆硯將永遠地棄置，書籍讀也無用，不久也許要變賣了吧。他看見同居的人們，都淡然對他。他想：『是的，我是在世不久的人了！我當然不能與你們追逐了！這第二期的肺病喲！——我原不該像那樣不要命地用功的！這病是無望了！』

他頹然倒在床上，眼兒混沌地看過床頂的白帳子，眼之灼熱和乾澀，都忘了，不覺得了。

但是他不信這病便無從補救，他想一面應該減少工作，一面應該趕緊服用醫生底丸藥。——這丸藥是他忍痛花了四塊錢從陸醫生處買來的；據醫

生說，這是他自己研究後發明的靈藥，已經治愈了千萬人的肺病了。他初因自己經濟困難想暫不買丸藥，然而不買這靈妙的丸藥，便如自己斷送了自己底性命，又怎能聽肺病之戕害而自己延誤哩？他便把借來的錢毅然買了來。他看這一粒粒灰黑奇臭的小丸，有如天上的仙丹。他亟亟地嚥下午飯，趕忙用開水送了三粒下肚。他立時覺得病好了三分。這纔再用藥水洗眼。

一天兩天過去了，紅腫的眼還是那樣。偶然咳嗽後，他覺得肺病更深了一點；丸藥也毫無效驗。而且夜裏又常失眠了，心兒祇永是怔忡着。

他懶於做一切的事，在屋裏看着別人上課去下課回來，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想，祇覺自己已被擯棄在生存的聯隊以外而落伍了。他儘留戀於燿燦的生之進展；却畏懼着陰慘的死之誘惑。他以前在困苦無聊中，也曾期待着

熱望着死底到來；現在呢，即使見了死神底黑影也要亟於逃避了。

他又覺察了平素所謂知己朋友對於他的種種厭惡和防範，但是生了第二期肺病的話，還沒有和他們說過。「是了，」他想：「他們是怕我眼病的傳染罷！」

他偶而在王君的桌上寫了一封信。王君便立時換過桌上所鋪的那張灰黑了的白紙，又把椅墊刷了又刷。

他曾向另一位同住的借來了一隻毛筆。但是，不久，那位偏去重買來一隻新的；這不知是有意是無意。在他想來，是怕筆將傳染了他底眼病罷。可是無論如何，他們平素和他有譚有笑的，這時却是異樣的靜默了。他覺得像飄流到一處孤野的島上了；在那裏他祇看見參天的樹木，高峻的山峯，奔流的

溪水，出沒的鳥獸，尋不出一個稍有同情的人類。他覺悟似地自言自語說：

「世界太冷酷了！」

因胃腸還常在嗚叫，他便到膳堂裏與平素同桌的人們喫飯。他自覺染了第二期肺病的人應該自己慎重些；爲了別人底安全，他恨校裏沒有調養室，又恨膳食制度，還不合衛生的原則；祇得用兩個調羹，兩雙筷子，很不便地慢慢地嚥下一盤飯去。他偶然注意到同桌的幾位，都似有一種驚疑的情調；尤其是王君愈顯得踟躕。

夜間他亟願早早睡着。吞過丸藥洗過兩眼後他便提前上床去睡了。要在平日，這時正忙着他勤苦的工作哩。他眼腫得合攏來似的，輾轉反側地偏睡不着。室內比平常更喧囂了；有激烈的辯論；有勇猛的鬪戰；不用功的王君

也捧着一本書在高聲朗誦；這一切使他傷心。喧囂的空氣，投到他緊張的肌肉和攢聚的心腑上，直是一種深沉的壓迫。他要哭，他哭不出來；他要狂笑，他噤不出聲。

直到熄燈後，耳邊雖還有絮譚的聲音，心兒却漸寧靜了一點；但不久又沈到無從解脫的尋思裏面去了。

是去年暑假時罷，他和一位從小的同學住在一間合租的小屋裏。他日間就着自來水管洗了一次冷水澡，又喫了兩杯冰淇淋，所受的暑熱便在體內和冷水作戰；晚來，他覺得頭昏腦脹；夜裏，忍不住地嘔吐起來，又加着狂瀉。也在發熱的那一位朋友却起來給他照料，給他預備吐瀉的器具；雖然明知這是霍亂，有着猛強的傳染性——他想到這裏，不由地在感謝真誠的友誼。

所賜與的安慰；他愈確識了現在所處的朋友底所謂密切的友誼。

他想到肺病之不可救藥。他覺得自己底一隻腿已伸進了那漆黑的慘澹的棺材。他想起他底二孀之死，死於肺病的那悽慘的幽微的死呵！他底二孀病了兩年多，中西醫藥，紛然雜投，問佛求神，喫遍了各種的丹方，都毫無效驗。不久就棄了他底顛沛閒困的叔父，也沒有留下兒女，去到那渺茫的世界了。他想起她那慘白的臉，瘦弱的身子，不斷的嗆咳，厚濁的濃痰，和那一絲絲一塊塊的淤血，他覺得自己還沒到這種程度。但是再想到孀母那時的那漆黑的瑣細的思緒，覺得自己近來也是如此。他最後想到他孀母所睡的那漆黑的慘澹的不祥物。他不再想。——他偏又一貫地想了下去。耳邊的絮語，因疲倦而暫時停頓；斷續的打更的乾脆的音節，合着四野的犬吠聲在夜氣中震

動。這時是春暮夏初，覺得週身涼了起來，他便把薄被蓋過了瘦弱的軀體。他被各種的愁緒纏得更緊了。

他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他在報紙上曾看過一條病中催眠的新法，說在自己的胸上不斷地畫着大大的「死」字，可以免除瑣細的沉思。他於是慢慢地畫了一個「死」字。再畫了一個。他不敢，也不能再畫了。——他不堪想，更不堪想到死。但不幸死底憧憬却深晰地印上了心頭。他底早故的父親，在墓中期待着兒子榮宗耀祖；亡去的哥哥，把全部的家庭的重擔，放上了他底肩頭；他底多愁多病的戀人，與他誓其生死；他底慈愛的受盡了生底困苦的母親，禱祝着獨子的平安，希企着他將來的供養，在那風燭殘年。爲了這樣沈重的肺病，他又將追隨於

父兄之後了；他底慈母嬌妻，又都要追隨於自己底死……他底血這時沸騰起來，又寧靜下去；寧靜下去，重沸騰起來。他睜開灼熱的眼皮，看到悶沉的黑暗；他覺得已經被投向墟墓；墟墓的左右，安排着慈母與嬌妻的墳壘。他哭笑不得地，乾噁了兩三聲。與他聯床的一位，在他底呼噓聲中轉了一個身。又絮絮地低聲說夢話。

他直到天明，還未曾睡熟。第二天早晨，他覺得又添了病：腦脹頭暈，週身灼熱。但眼腫倒稍好些。

逃出了冷酷的氛圍，他離校到了姨母家。沿途受了風，病又加重了一點，把他姨母駭了一跳。他懶懶地把病狀和病底來源告訴了她。

午後五點鐘，所請的有名的中醫來了。是一個精幹的老頭兒。診後寫了

一個藥方，說眼是風邪，熱是寒涼，都不要緊，但是不可大意。又說他心懸脈滑，是情緒不寧，在那裏過分地憂慮。

「我有肺病嗎？請問先生。」他仰起頭來，急迫地問着。

「肺病？」

「就是癆病有嗎？」

「沒有沒有！你放心！不必多疑！」

「但是西醫陸惠羣博士說我到了第二期哩！」

「所以西醫都是騙人的！——害癆病的人，脈數兩樣的，兩樣的！」

姨母在旁邊聽了，也安慰他說：「淳仲！你不要想這樣想那樣的！你二孃的癆病蛾子已經用火油燒死了，不會再飛到你底脊骨裏！不會的！別再亂

想！

當醫生走下樓梯時，他不自覺地說：「真的嗎？」胸中懸掛着的大石，已平放下半塊了。

服了中醫的藥後，第二天眼和身上的灼熱竟好了大半，祇眼睛還有一點紅。精神也硬朗了不少。他下午便穿好衣裳，要去問西醫，證明有無肺病。從姨母的勸阻中他強硬地逃脫了出去；到了另一位有名的西醫博士那裏。

「肺病是無論何人都有一點兒的。善於避免和衛攝的便都得到健康；不然就要繼長增高起來，不可救藥。」醫生解開他底衣服用聽筒檢視他底胸肺，又用手按摩；一面像大學教授似地說着。終於下了判斷：「你沒有肺病的危險！不過如普通一般人那樣有很輕很輕的一點點兒。你稍注意一點，絕

對的不會受它底磨害！最要緊的，你自己不要疑慮！從來人說：蛇影杯弓，杯弓蛇影，過於疑慮，無病也會有病的。——眼紅不要緊！身上稍微有點兒發熱。」

「但是我前次聽一位醫學博士說我底肺病已到第二期；我怕極了！」

「誰說的？」

「陸惠羣博士！」

醫生略一猶豫，又問他說：「他教你喫他底丸藥沒有？」

「已買了四塊錢的，也沒有效用……」

醫生和藹地笑了。給他開了洗眼去熱的方子說：「那是……總之，你可以不必信他！」

他聽了，胸中未放下的半塊石頭，這時纔平放了下來。他懷着滿腔感謝

的誠意，向他一鞠躬後退了出去。聽醫生還諄諄地勸他說：『最要緊的是自己不要疑慮！放心好了！用藥水洗眼，隔三四天再來看！』

回去以後他姨母見他又拿來藥水瓶子。她說：『你這孩子！總是不聽話，纔好一點，怎麼硬要跑出去吹風！却又去找西醫！』

『這一瓶藥水是洗眼睛用的！』他愧然解釋。

『服了中藥，你眼睛不是已經好了不少嗎？』她說過又補足了一句：

『中藥不會錯的。』

他不再說什麼，便走上樓去。

夜裏他睡醒了一覺，聽前面房裏談話的聲音，知道他姨父已經回來。

『他夜裏睡得安穩多了。』聽去是他姨母回答的聲音，又聽她說：『這

孩子心思不定。下午又去看西醫，拿了藥水回來。」

「這可是不行，他心太不定了！喫西藥又喫中藥，喫着枝節來，我們怎擔當得起這責任？」他聽是姨父的聲音。

「可不是嗎！脾氣又怪，不聽話！」

「我想想還是寫信把你姐姐接來，大家放心！」

「也好！」

接着便是磨墨的響動。

他第二天醒來知姨父已經外出了，想教不要發信接他母親，可是已經來不及——他無聊賴地度過了一天。

明天早晨，他在床上看報。樓下一陣喧囂，他聽出是他母親說話的聲音，

夾着他那閒困的二叔在向車夫申斥。他脫口地喊着：「媽！媽！」樓梯響後母親已經走了進來。看她憔悴了不少，不似離家時他所見到的母親了，半年來又經了若干的憂患！

她無言地走進來坐上了床鋪，向他詳細的睇望，用額角輕輕地溫柔地試他頭上的熱度；見他沒有大病，且又見愈了，便暫時放下了奔波的惶急的心。在慈藹的臉上透出來一些歡欣的笑意。

這時姨母已經起床，他底母親便隨了過去。姊妹聚首，自然有一番晤談。他忽回想到過去的病，因了母親底到來：

從國民小學升到高小的時候，他生過一回很危險的赤痢。治好後因偷着喫了一片雪梨又返了病。每天爬起坐倒地要瀉六七十次。纔立起身來睡

到床上，似乎又要瀉了；就再爬下去，瀉了一桶兩滿赤黃的濃液，或竟沒有；祇得又扶上床去。他祇被磨折在這種不安的困苦中；又不能飲食，身體逐漸地瘦下去，瘦下去，祇賸得皮包着骨頭不成人樣。——那是他哥哥死去的第三年，他母親已是驚弓之鳥。她每天花了很貴的醫金請故鄉有名的醫生來家診視。最苦最苦的苦水，不知喝過多少；又經過西醫的注射。病最危險的時候，真是人事不知，混混沌沌，有時稍稍清醒，靜默中常聽到母親底哀哭。他母親也瘦得可以，忙着爲他燒香還願，拜佛求神，常常忘了喫飯，忘了睡覺，便是喫飯也嚙不下咽喉；睡覺也沒有閒空。——還要忙着請醫，煮藥，撤換被褥，再扶着起坐上下。那時他二孀還沒死，姨母也在家住着，都幫着辛苦。他聽着母親進出的沈重的脚步聲，還覺得厭惡。其實脚步之沉重，正由於心神的紊亂，來去的

匆忙呢！

病逐漸好了起來。當他能夠泰然喫着稀飯時，母親底臉上纔有一絲人色；家庭中纔有一點生氣。終於從死神底掌握裏恢復了安寧，康健和幸福。但他母親接着害了一場大病；病時他已離家住向校中了。

他這樣沈思於過去的印象中，癡呆了似地坐在床上。

「想什麼？」母親婉然問話，把他從舊夢中喊醒。

「沒有想什麼媽！——你們怎乘夜車來？」

「乖乖！不乘夜車來，還要多煩一夜的心。——初八下午我到你舅舅家去，老童把你姨父底信送去，看後駭了一跳。——你前番寫信告訴我說眼睛紅腫，我想該不大要緊，也沒放在心上。——我想初九來，你舅舅說：『明天去，今兒道

一天一夜怎能放心，不如夜車去吧，早到早好，救兵如救火……」我就請你叔叔送來，乘了十一點半的夜快車——是呀！可憐你一個人在外邊，胡思亂想，牽東掛西，自然要心神不甯。不來，我也不知道究竟怎樣！」母親說到這裏停頓了一下，微笑聲中又接着說道：「現在總算靠菩薩，病好了。多用費一點算什麼！」

姨母這時含笑地走進來，牽着五歲的表弟，插上來說：「財去人安樂，風吹鴨蛋殼。」我說你母親是位太平菩薩，她來了，你底病就要好了！總算恭喜賀喜，大家歡歡喜喜。」

他丟了手中的報紙，望着慈愛的她倆，和活潑的小表弟，一時說不出什麼來。但是忽而想到：

「如果我真是病到不可救藥的第二期第三期肺病哩！」

十五，六，十二。



秋 蟬

「經過一番痛苦以後所得的快樂，是快樂以
上的快樂；同樣的從快樂的花園裏拾來的痛苦，也

是痛苦以上的痛苦！」

這句話近來時常從寶底悲憤的心裏激了出來，我很以為然。有看見他的，都說他最近又重沉陷在痛苦的深淵裏面了。他那瘦黑的臉，更顯得憔悴些。好比久雨的天氣，偶然短暫地一度晴爽明明以後，又暗澹地籠繞着烏黑的雲塊了。

他是善感的人，實在禁不起這樣被戲弄似的遭逢；他缺乏愛；他一時不缺乏了；但是又在永久地缺乏了。這樣的銳利的愁之箭，沉重地深銳地射進了心國，於是他底血便化成晶瑩的白淚，湧泉般流瀉了出來。他又說過：

「我底淚怕要乾了吧！我近來怎哭不出淚來！」

他底生活，身心，誠然更不如去年秋天了。

他二十一年來，過了十五年孤獨的生活，自從他底母親繼着亡去的父親棄了他以後；那時他是六七歲。從此就仗着舅母撫養。

他從小不曾領略過父母的親切的愛。他在舅家長大；他覺得表弟兄們從他舅母處所得的利益與愛撫，實在和他所得的兩樣。往後他更明晰地看清了他與舅母之間的隔膜，認識了自身底命運。

他仗着舅父的資助，升了大學。去年秋天，他已是本科二年級了。

見過他的，便容易記憶起他那面貌：內心的憂悶和悲傷，給罩上了一層慘霧。他總是那樣靜默冷嚴，有如石頭一般；在他臉上，似終年不曾有過笑神底駐足。

他有時寫些沉痛的文字，發表在報紙上。在他底文字裏似可以嗅到塵的味道，可以嗅出酸的成分，可以看到所表現的那不幸的毒液中浸沒着的心。那都是淚血寫成的嘯！

他底朋友，祇有我和徐君，——香煙也可算是他底良伴；其餘的幾百位同學，在他眼中，不過如十字街頭所遇的路人而已。

我們很同情於他底孤獨，我們竭力地愛護他安慰他。他終是期待着能

夠更加愛護更能安慰他的人。他常說，「我們也知道——他比我們缺少幾樣寶物，最渴望的是一顆無邪的少女之心，他覺得惟有這個纔可以補償他一切悲哀的過去；纔可以引起他對於世界與人生的趣味，造成他快樂的將來。」他對於我們是極端地羨慕的。

去年中秋節，徐君快樂地美滿地結了婚。我曾看出，實於這婚禮顯着垂涎憤激與嫉妬的神情。他又常催我結婚，說訂了婚而不開始共同生活是極端愚笨的事。我認爲他底嘲笑和取鬧的言語中的確有着憤激的情調。我們沒有法子安慰他，他也知道我們之無從安慰。他時時覺得自己地位的危險，和自己力量的薄弱；他知道寄人籬下的自己，穿着窮陋的衣履，是沒有在現代尋得愛人的資格的。他怨憤到極點也傷感到極點；從怨憤與傷感所生

的反動，是暫時的恬淡和寧靜，於是他勉強地談話，勉強地挾着書本上課，勉強地在蒼白的臉上，露出一絲絲極不自然的凄苦的淺笑。

我們在他面前竟至不敢談到女子和戀愛；我們怕更引起他底煩憂。但是即使我們永遠不談到女子和戀愛，他的煩惱的繭子，却是自然而然的織就了；他便被愁絲困裹在核心，像化蛹的春蠶一樣。於是暫時的寧靜，便又變成了永久的悲傷。

是一個嚴寒的冬夜，電燈的光焰，受了寒氣底逼迫和榨壓，變得暗澹而凄清。我到他所住的宿舍裏，想去和他譚天。推門進了他那房間，見他已出去

了，我便在椅上坐下，隨意翻閱桌上的書冊。

我在一冊沉淪裏尋着一張原稿紙，滿寫着斜亂潦草的文字。我看了頭兩行，我驚異到幾乎失聲而哭；我像失去了一件寶貴的東西，從我手中造成了不可彌縫的罪惡。我知道這是剛纔所寫的，這墨迹猶新的「絕命書」喇！我忽忽地看了一遍，仍夾在書中；但我底心跳得異常的激烈；我想現在的他，恐已經在笨重的車輪下化作肉泥，在浩淼的江水中飽了魚腹；也許僵臥在田野間，作了異鄉的鬼。我不顧一切地瘋狂似地跑出了校門；但是，這悽嘯的北風中，這遼闊的原野裏，這寬長的大道上，處處籠罩着迷濛的黑漆；黯黯的天空，尋不出一顆星兒，月亮還沒有升起；我自己像已迷失在山谷中，不知該怎樣行動了。我祇得喊了一輛人力車，坐上去給他拉到車站。我祇是嫌

他跑得太慢。

在寂寞的煤屑路上，我情急地問着車夫：「車站上沒有什麼新聞吧？」他好像一時摸不着頭腦，脚步慢了下來，好一會兒答道：「新聞？——有——三點鐘時捉到一位扒兒手。那位站崗，狠命地……」我起初喫驚，終是笑了；同時像放下一半心。可是萬一這時候正發現了新聞，是他所不知道的哩！

遠遠地，火車來了。汽笛底嘯聲，從黝黑的樹隙中透送了過來。我想：他敢是趁着這班車子罷遲了！我到遲了！我於是喊停了車，瘋狂似地跑向前去。這時離車站不遠了。——我像從站崗手中脫逃了的扒手後面追來的車夫，他直是以我爲無賴哩。

我跑到車站，火車已過去了。車站上孤零的電燈，在幽靜中吐出淒澹的

亮光。

我看站上並沒有新聞發生。我又恍然想到他若自殺是不會愚笨地在衆人之前睡在鐵軌上的。我就走下月臺去；在過道欄杆前，我被拉我的車夫捉到了。我不等他開口，我已想起了適纔的慌亂，從衣袋裏取出了兩角錢來給他，不等他找錢，我又跑到鐵道上去。

也不知跑了多少遠近，我尋不出在我腦中幻現着的血肉模糊的爛泥，我無可奈何地走了回來。四野更料峭而幽靜了。

我底失望和恐慌的心，在我胸中狂躍。我看見罪惡的告牌加上了我之脊背。我茫然獨行於荒涼的長道。我想到樹林間墳壙邊去檢尋他底遺骸，但我被無垠的黑暗所阻止。我終於無可奈何地走回了學校，我想如果今夜不

能被人發見，明早我定要自己去探偵了。

我用失望的手，推開了他底室門；我用失望的脚，跨了進來；我用失望的雙眼看去，並沒有坐在椅上的他底背影，室內仍是如前一樣的空虛；我底心要炸裂了。我掉頭將走出去，却偶而看見他正睡在床上，在望着我。我似在北極發見了奇景，我似在南非探出了寶藏，我底澎脹欲裂的心這纔漸漸地收縮了起來。

「我剛纔到你房間裏尋你。不知你到那裏去了？」他坐了起來，說煙絲從鼻孔中口角裏漏出。

「你尋我？我也在尋你！你還沒駭死了我！」

「什麼？駭死了你？」他問我。他略一疑思，又恍然說道：「你剛纔來翻我」

底沉淪的嗎？」

我點點頭，想我去時匆忙，書籍凌亂，他是容易知道的。

『你怕我要自殺嗎？』用手指彈着煙灰，他昂首仰面冷然感慨地說。
我告訴了他剛纔的愚笨和慌亂。

他更冷然呆呆地苦笑了。電燈光投射在他底眼眶上，我看出他那晶瑩的兩顆清淚底圓珠。

去年寒假前，他收到他舅父底信說要給他作媒，並且寄來了一張女人的照片；他底生活，纔有一絲絲新鮮的希望。他把照片拿來給我看；我當時初

次看見他由衷地歡笑。

便在這時候，徐君底妻子底同學，又由徐君底熱忱，被介紹給他作了朋友。他底枯老的心，經了新鮮的趣味之潤澤，更加變得活潑了，而且充滿着生的血之搏動。

這寒假他沒有回家去，仍住在學校裏；他便時常到徐君底新家庭裏去，在那裏他常常會見王芸女士，但們底感情逐漸地濃厚了起來。在他底眼中，芸女士是他底救主；是他底生命；是他底靈魂；他愛她甚於自己底一切。芸女士本也是一個美麗聰明的好女子，無論誰見了都不能忘情的，何況這飢渴已久的他哩？何況這窒息將死於無愛的他哩？

寒假中我接到他底來信，信裏面充滿着歡欣和滿足的色彩。

開學後一月，他們訂婚的觀禮券送到我棹上來了。那天我問他：『你現在還要自殺嗎？』

他難以爲情似地笑了；是從心花上放開來的狂笑。又自己解嘲說：『那一次的絕命書真是鬧笑話，我不過寫寫玩玩罷了！誰還當真？就使得不着愛的癡貼，即使仍舊在愁苦的氛围裏，自殺終竟是愚笨之人做的事。我會得自殺嗎？』

現在他底嫉妬和憤激的火焰，大概可以用愛人底津唾平熄了罷！

在繁華的都會裏金錢指揮着一切；是金錢劃了苦樂幸不幸的鴻溝，是金錢造就萬般的罪惡。如果你沒有金錢而想生活在這金錢的溶液裏面，那就處處使你蒙着羞恥恐懼和缺乏的感覺，會使你咒罵怨怒而不平。

所以，今年春季的他，從缺乏和失望的深谷裏逃出來的，又重新落在新的另一個裏面了。任他從這樹遷到那樹，從這枝飛到那枝，却還永遠地受着風霜底凌逼，有如曳緒的秋蟬，

從此，又重新見到他臉上的愁雲。

『哦！我現在有一種新覺悟；我覺得愛也這就是痛苦！沒有錢的人，是應該永被擯棄在愛的王國以外的！——但這虛榮的心，竟敵不過真誠的情熱嗎！』

有一次晚飯後散步時，他曾如此和我譚過。那時麥田裏金黃的麥穗，立在金黃的莖葉底頂端搖曳着；橙赤的夕陽，被鮮霞擁簇着，將到另一半世界上散布它底光和熱。四野薄暝的灰霧，正濃厚起來，凝聚起來，染成了迷亂的

黃昏。我們初祇無言地，在黃土路上走着。後來他感慨地又說。

『也許是我神經過敏吧！我覺得我和芸的愛，好比這麥，早已經過了萌芽吐莠的青春底極峯，現在留下的祇不過是枯老的莖葉而已——也像這黃昏，也像這夕陽。』

『但是明天早晨我們又可以看見光明了！』

他聽我說後，慘澹地一笑，隔些時，又自言自語地說道：『但這麥終是枯老了，枯老了！』

我不知道他們二人之間，最近又有什麼衝突。

在我想來，怕由於寶之缺乏金錢吧！我記得他們訂婚以後，他曾和我說：『芸底意思：這次的禮節太簡單了，佈置草率得狠！』又說：『其實這次的費

用，還是我從徐君處借來的錢哩！」

那時，他沈迷於初戀的滋味中；久於飢渴的人忽而得着了飲食，也不暇顧慮一切。

後來他大略告訴我他們的情形，我又留心探索，知道了一點兒。「真誠的情熱竟敵不過虛榮的心嗎？」我也永懷疑着。

我底一位朋友曾說過一段很有精彩的話，他的意思是：

「現代的女子處在崇拜物質文明的狂熱中，生在繁華的環境裏，憑着她們競奇好勝的本能，自然要在淳樸的赤心上，塗上一層虛榮的銀鍍。她們需要異性的愛，像一顆鑽石般在需要着；得着了可以放出奇異的光芒，誇耀於她們底同伴。於是她們像愛一顆鑽石一般地愛了異性；像買一顆鑽石似

地和異性訂了婚；又和插戴着鑽石那樣地被愛了！如此，她們底對手果能供給她們以華美的衣飾，和安適豪華的享樂；如果能供給她們虛榮心所生的需要；使她們底生活放出可以誇耀的光芒；她們便將以相當的愛為義務似的報償；愛便在這金錢的基礎上，經過若干的歲月。」

他這話雖未必盡然，可是多數如此，確是不錯。因此我想不幸寶芸的愛，並不能投合這樣的普遍的公式。當她覺得他是粗賤的花崗石而並非名貴的金鋼鑽，不足以誇耀同儕且滿足自己的時候；這戀愛的麥子，（誠如寶所說）便將由青翠而枯黃了！麥之枯黃，雖是成功的季候；但麥樣的愛，却是失敗的象徵哩！感覺敏銳的他，也常自覺察到自己地位的危險，前途的渺茫；在歉愉不久的面頰上，更流那酸冷的清淚。

他有揚溢的文名，有摯誠的情意，但他沒有金錢灌溉他對手的愛苗，愛之苗枯了老了；他終被屏棄了！祇紙煙還是他忠誠的伴侶，紙煙的欠帳又累積得很多了。

他那時仍如以前那極常去訪她，不見着的時候多；見着了也左右是冷嚴如冰雪的情調，往往把他沸躍的熱情底狂浪，澆打得冷冷的，冷得甚至於要寒噤似的。他有時看見她和她底表兄同走在路上，或是在待她的時候，看見他們握手歸來。他在驚慚的瞬間，認識了自身的恥辱；在她底表兄底得意的形容和華麗的衣裝上，比較出自身的窮困；他底憤怨便這樣逐漸地堆砌了起來。

他知道這枝鮮豔的，足以慰解他底悲愁和飢渴的玫瑰花，已經在別人

的掌握中了；自己所經歷到的，不過是被刺後流血的痛苦。雖然名義上他們有一度的結合，但他知道這結合適足以造成他們未來的悲劇。

他有時想到離婚解約，他知道這樣纔可以減免兩方的痛楚；但這樣的結果適足以碎裂他整個的心。他愛她，他從她底談吐間領受過深烈的安慰；他從她底脣舌上吮吸過甜密的酒漿；他在她底香芬暈裏沈醉過全部的生命與靈魂；——他對於過去的似偶然的似幻夢的這些留戀着。他不忍這樣懦弱地畏退地嬌情地把這朵鮮豔的花，奉送給了別人；他不忍自己破壞這一度名義上的結合。如果這花是向着他，是爲他而開着；他願意用血灌溉它，用淚潤澤它，用肌肉臟腑作肥料，使它開得更鮮豔。他這樣的心情，怕是被虛榮蒙了眼的王芸所不能見到的罷！也許她也在有解約的願望而未見之

實行呢！

他對於她的留戀和企慕，逼迫着他用了未婚夫的名義，穿了借來的衣履，抹了借來的雪花膏，在星期日又常常跨進了王芸的粧閣，却祇是和她母親絮談那泛常的家務。

他在初夏暮春的一晚，從王家回來後驟然地病了。我去照料他，見他色變氣促，祇喊頭痛，又說喉嚨管裏祇是鹹鹹的。

第二天他平靜了好些，他流淚和我說到最近所受的羞辱。他說她底待遇更其冷然了；她對他借來的衣履竊笑；她驕矜而誇耀於家中的富麗；她要他買珍珠，知道他力弱而故意留難；顯着嘲弄和厭棄。

他當時想堅決地向她宣布解約，可是這話初湧起喉頭，却被留戀的心

情，掩了欲張的嘴了。於是這愛棄的念頭在他底腦中激戰，受得的羞憤又從中挑撥；他這樣就病了！

「夜長夢多，」我說，「你們還是遲點結婚的好！也不必急急解除婚約；現在應該靜候着將來的變化。如果萬不得已，再走這一着棋，也還來得及！」

他就如此做去。病雖漸愈；心創難醫。我知道他所感受到的，要比去年獨身時代更痛苦一點；況又增益了戀愛的煩惱，渺茫的期待，和長久的衝突哩！

這樣被戲弄似的遭逢並不至此而止。

六月初旬，他曾收到一個女子底信——就是去年冬天他舅父要和他作

媒的那位。她的照片，我們都已見過，是瘦削的臉膛，清淡的眉峯，帶着靜默多愁的神態；並沒有如王芸那樣的嫵媚與活潑。但一望而知她是一個癡誠的，富於感情的女子。這封信我也看見了。她說現在正生着極沈重的病，恐不能久在人世。她說她怎樣同情於他底境遇；怎樣欽佩他底文才；怎樣從他底文字中辨別出眼淚和心血。他是她唯一傾心的男子。她懇切地愛他。她怎樣授意於她底母親挽他底舅父作媒，爲什麼要送他那張照片。但她說自從這親事失敗以後，她便病入膏肓了，直到此時。她說她爲他而病，也將爲他而死亡。她爲傳達她底癡愛於所愛的人前起見，所以寫了這信；在危急的病中。

看她的信中的文字，也是受過了文藝之神底洗禮的，是怎樣的細膩而婉轉呀！

這些，都是以挑起寶底內心的變化，尤其是最後的一段更使他難堪。

「……我自悲我之命薄。我永遠地永遠地欽慕你底文字與性格，我永遠地同情於你底過去的遭逢，我永遠地祝福你底將來的生活。」

「你已同王芸女士訂婚了！這使我歡喜，使我悲憤，使我嫉妬。你們底兩個靈魂，必已密合成一個；你們底兩顆心，必定是聯腳成一顆；你們度着快樂的甜蜜的美滿的歲月；還有更快樂的更甜蜜的更美滿的歲月等待着你們……」

我能知道寶看後的感動，從他不自主地流出的眼淚裏。

這時起，他便把常說的「……從快樂的花園裏拾回來的痛苦，是痛苦以上的痛苦……」這句話，改為「報復，報復，老天底公允的報復！」——我猜

想他底心理是以爲芸之棄他是報復他之棄這無名的女子；這樣的湊合真太巧了！實際上他却非夢地遇着。

他去年寒假前會比較兩個女子的美醜，很費了一番考慮。他不知道嫵媚活潑的豔麗的美貌裏，會藏着逼人的痛苦的刀；又本着人們愛美的天性，終於拒絕了這一位女子底癡愛；——因爲祇認得她那較差的美，並未曾認識她那戀至的心；——當初終竟和王芸接近而訂婚了！在他想來，這是最大的錯誤，極端的不幸——不然，也許現在還有個快樂活潑的寶，在我們身旁談笑！

六月二十二日，他底舅父來信，提起前次爲他作媒時送照片的那女子，已經吐血死了，並且辭句間告訴他：她死的緣因，是爲對他懷戀。——這信要算是最後一次的打擊。

從那一天起，他便神魂顛倒似要瘋狂。他又常說：『我底淚乾了！我底淚怕要乾了罷！』

我和徐君都知道這事，但是事已如此，別無挽救的方法。徐君祇得慰解他道：

『我們希望你保重身體！希望你爲你底愛人爲你底將來而保重身體！』

『愛人？我沒有！我沒有！——有！——死了！』他冷然而笑。這笑比哭還要慘傷。更憤然把手中剛吸的一隻紙煙狠狠地丟了。

七月初他驟然吐了一兩口鮮赤的血；是以前在他喉頭作腥的，居然爽快地吐了出來。

他吸紙煙吸得更利害了。

他有時心裏覺得清爽恬淡些。有時晚飯前和我說：「我覺得這樣的犧牲了，死了，無謂得狠！我應該把我底精力，我底生命，貢獻給我底社會；爲社會做點事，方能不負此身……」但是晚飯後我再去看他時，又見他仰睡在仄仄的床上淌着眼淚了！

他緊緊地被各種感想和苦悶縈繞着，他真不知怎樣纔好，祇是拿出那個多情的女子底遺書來，讀着，吻着，用淚洗着，用胸貼着。在他底記憶裏，怕已經沒有王芸女士了。

七月十日我們學校裏已考完大考，開始放假，我正在收拾桌上凌亂的書籍，祇見他戴了一頂舊呢帽，穿了一件灰色舊羽紗長衫，進來和我告別，說，

「你還住在這裏嗎？」他見我點頭，又說：「我們再會罷！老李！」回過頭去的他，是怕我見他淒楚的神情嗎？果然這說話的聲音，在我耳畔穿過的，是顫抖而低咽。

他開了門走出去時，說：「我現在回去了，今天晚班船走。」我趕上去，照料他把一牀行李和小網籃小提箱送上了人力車，吩咐他一切保重，路上當心，看着他走了。走了不遠，他忽然轉過頭來望了我一眼；強烈的日光下，我見到他眼眶裏蓄着兩顆珠淚。

我那時完全不會顧慮到會有怎樣的事變。我現在後悔到極點。我把我的底好友的生命輕忽地使從我能夠衛護的範圍內逸去了！

後兩天我接到他底信，這信告訴我他底死訊。唉！我真不忍去看呀！但我

終是含淚去看：

「我摯愛的好友：

我謹把我底死訊，送到你底面前，我底際遇逼迫着我去和死神握手，我除此沒有更好的方法去改善我底命運，減削我底痛苦。我祇能這樣做去；這樣也許能從無意識無知覺這一方面得着些兒安慰。我如果有一線生存的希望，我當然不會放棄我做人的責任。但我自己現在祇有走這條路；因為痛苦的逼迫較前更甚了！

我相信死後是沒有感覺，沒有靈魂的，這樣我便得救了！我便得救了！我便能解脫了！我便能永遠甯靜而脫於悲苦之淵了！萬一死後還是有感覺的，我祇能遺存着一些些木然冷然的情調；至少我兩眼閉了，我永

遠看不見這世上不平的事物；至少我兩耳腐了，我永遠聽不見這世人譏誚的語言；至少我底心，平時在狂跳着的，死後要永遠地永遠地靜止了罷！

我贊美死，我期待死神底到來！死喲！安慰我的死喲！我去死喲！我去死了！

死之日寶絕筆

這一篇正是我去年冬天在他書裏檢出來的那一張，我會被嚇得向車站空跑一趟的。我萬料不到這張不吉利的東西，竟不能在他歡笑聲中焚去，終還有實用到它的時候！

再看這張紙的背面，又寫了這樣的話：

「老李！我想留存一具完整的屍身，所以預備投在長江裏——呵！其實

在江裏經了魚或江豬底噬食，我底骨肉終久是要糜爛的。這些又何必計較？！什麼都完了！總之我覺得猛然向浩淼的江中一躍，是爽快而且容易的事。你底知己朋友，就這樣和你永訣了！請你不必掛念我。我素來受你底同情與愛撫，已是極端感謝的了！我不願再多賺你底眼淚！你也永遠不必爲我淌眼淚了吧！

上天對於我的戲弄，纔真是慘酷！對呀！「從快樂園中拾來的痛苦，纔是痛苦以上的痛苦！」惟有死，纔算是有歸宿！

這樣我算輕減了我底罪，我始能稍稍輕減了我對於爲我而死的人底恐懼、悔和不安；同時我給王芸和她底表兄開一方便之門。

我之死，當然要引起徐君底感傷。但是請你告訴他，這上面的信，還是

去年冬天寫的，而且是你會看過的。我對於徐君的熱意任俠，祇有感謝而毫無怨怒。

窗外江水嘩嘩地震響。已過了南京了。采石磯頭便是我底葬身之處。李白之鬼呀！你來接引我吧！我繼你而來！

祝你康健和快樂！

寶又筆七月十二日。

我看完後拂去我底眼淚。淚眼糊模，我彷彿看見他那顛顛瘦黑的苦笑
的臉。

窗外的樹影，在凄迷的昏黑中隱去了。

十五，五，二十。



曼琳姊和我底哥哥

親友們漸漸來齊了。是午飯的時候。

「這繁重的禮節真惹厭！你看哥哥一會兒去迎什麼親，一會兒還要回什麼門。他們一起一跪地踏頭，不知道疲乏。我家親戚又真多。如果，我想，輪到我出嫁的時候，我是反對這惹厭的禮節的——你不要取笑我！」

「新嫂嫂像有一肚皮的快活，你看她祇是笑嘻嘻地。她倒也是個秀麗穩重的女子。姨母說她還沒有我好，其實，她配哥哥也就不辱沒了！哥哥不

是不漂亮，我家也還有這樣，難怪她要快活！」

在走到李曼琳姊姊家的路上，我和菱兒說着閒話。她是一個活潑伶俐的小婢女，是父親五年前從北方買來的，聽說祇花了二十弔錢。母親很歡喜她。

她聽我說了，微笑地回我說：「少爺還有什麼大不了的憂愁嗎？」

「何以見得？」

「你看他可不是愁眉苦臉的嗎？」

我聽了怕她追根尋底，用話堵住她說：「那麼你問少爺去！我不知道！」她底嘴平時是高蹶着的，這會兒更被失望砌高了好些。我看了又不覺好笑。不由己地竟給她一點暗示；我說：「在你看，這位新少奶奶好看？還是李小姐？」

好看？

『自然是李小姐好看！』她說。優劣本來是易於判別的。

『這道理你慢慢地猜去罷！』

她心眼兒聰明時，頭頂上拍一掌使腳底下也明白；可是有時糊塗，也會說三個加兩個是等於六個的。這時她儘在翻着眼珠想着，似一時還不能猜出所以然。一面她走得慢下來了。恰似一個不用功的小學生被先生問着了算術難題，在那裏絞盡腦汁。但她隔一會兒忽又恍然問我道：

『少爺不是常和李小姐在一處遊頑釣魚的嗎？他倆真要好。少爺怎不娶李小姐？』

她猜的快要切題了。

我本不想和她說的，但我終竟告訴了她，在我也隨着走慢的時候：

『哥哥自己錯過了機會，在和新嫂嫂訂親的那年。』

『哦！』她更恍然地直叫了出來，又接着說，『怪不得少爺老是不稱心似的，怪不得我先會兒去請李小姐時，她在家裏落眼淚，不肯來。』

這時是一個燦爛繽紛的春日：菜花黃，桃花紅，都在這大道兩旁，參差的田野上，裝璜出錦繡鮮明的世界。我家和李家都住在這條街上，這街被秀麗的山水擁裹着，是江南有數的名區。

我們漸走到李家門外了。路邊有一條淺淺的溪流，堤邊飄搖着吐絮的柳絲。

李伯母早來到我家喝喜酒，她家裏大約祇還有兩個人。

菱兒喊開門來，李家的徐福喊了我一聲「孫小姐！」又說，「您怎有空兒來？新姑娘怪好看吧。」

「好看！徐福你可以去喝杯喜酒！」

「就是沒有人看門！」

菱兒跟着我進了地底書房門，她正在望着天空出神，她像不知道有客進去，直待菱兒喊了她一聲，她纔轉過頭來。我初看見她底瘦削的背影，蓬鬆的亂髮，這時又看見她底又紅又腫的兩眼，臉上淚迹模糊，無限淒楚。她見了我有些赧然——我如果處了她底地位時，我不知將怎樣懊惱呢！

她祇是靜默無言，活潑都消失在愁煩裏。

我開始把母親教我的話，說了一遍：

「姊姊！你今天無論如何得到我家去玩，許多小姊妹都在等着你說笑，大家也可以暢談暢談……」

我想本來母親還教我一句話是：

「……你們從小在一塊兒的，他底好日子，你也該去道賀道賀……」
但是我覺得她正是因為從小和哥哥在一塊兒，現在不能了，纔不去喝喜酒。我便改了一句道：

「好姊姊！快去罷！我們打牌。現成的酒席，也不是特地為你預備，正好玩耍一天。快去！免得我們再誠心誠意地跑第三次。」

她閉了一閉紅腫的雙眼，似知道這是使人注意的目標；她又歪了一歪頭，毫無興致地說：「對不住！你看我這樣頭沒梳臉沒洗，怎好見人……」

「那麼我們等你梳頭洗臉好了。」

她真窘了。不得已地說：「我又在病着，胃氣痛得利害。你看，眼都痛腫了！不然我早已過來幫忙。」

我聽得不由地好笑，同時又很表同情地忍住了，另有一番憫憐的心情。羞兒恍然也在要笑，——她似知道我們在猜料，更顯得侷促和羞澀。

耳邊一陣鼓樂的聲音，似從門前走過，大約是他們「新貴」回門了。不知曼琳聽到了沒有。

「李小姐不去，我和小姐回去，太太是要罵的！你算救救我們罷！快點收拾收拾過去吧！」羞兒自作聰明地想出這話來說。我又補足了一句：「真的，你定要我們挨罵嗎？」

我除此真想不到別的話來勸駕了。她底態度很堅決，我知道我家的喜堂上，今天是不會有她底光臨的足跡了。

「你真不賞光？」

她堅決地搖頭；嬌羞裏帶着怨怒。

我們走出去到大門口時，徐福把嘴裏啣着的旱煙桿拿在手裏，指着立在書房門前遙相睇送的曼琳，和我們說：

「我們小姐這兩天脾氣大得狠哩！『瓦片也是精，磚頭也是怪。』昨夜還和太太爭吵哩！祇爲了穿衣裳。我們太太教她多穿……」

我們早走開了，誰有功夫去聽他底嘮嘮叨叨的話。但我想曼琳也難怪，我們的那一位，可不也是這樣嗎？

回去的路上，菱兒一再問我哥哥怎樣自己錯過了機會，我祇輕描淡寫地告訴了她。我說：

『我們從小都在一處玩耍，哥哥從來很愛她；她也很愛他，她拿穩了就要做我底嫂嫂。——她若真做了我底嫂嫂，大家都好了！一天的雲霧都散了！』

『她是過繼給李家的；生母家姓齊，住在前面大街上。那時兩邊的母親都中意哥哥，可是兩邊都不先出口，你推我，我推你。哥哥自己不好，不去和太太說出心願；如果說出了，準定是馬到成功。——機會便這樣地失去了。』

『第二次，如果在新嫂嫂說親的時候，表示一種反抗的意思，也許還可以挽回。哥哥那時候祇知愁煩，祇是哭泣，却不去向老爺太太要求。』

菱兒靜靜地聽着，脚步兒踏得和我一樣的快慢。

「小姐怎不給他們圖全圖全？」她倒怪起我來了。其實我那時能知道些什麼？便是知道了什麼，也不會說話，又有何用？

我們回到家裏時，賓客們正喫喝得高興；猜拳的猜拳，賭酒的賭酒，說笑的說笑，滿廳堂裏喧鬧着歡樂的空氣。

母親見曼琳沒來，說：「這孩子倒擺起架子來啦，三請四邀還不肯賞光，祇是不來！」

李伯母似已聽見了，在那邊若有所思。

這時門帘一揭，走進屋裏來的，是隔壁的錢二嬸帶着她底女兒——和曼琳差不多長短，却是粗肥而黃黑，又顯着曼琳所沒有的快樂和活潑。錢二嬸第一句話是：「恭喜恭喜。」接着笑嘻嘻地兩手攤起在胸前略一推動，算是

行禮，又說，「隣居太太！今天我們來喫姪少爺底喜酒；明年看你抱一個肥頭大臉的小孫子！」

母親笑了。

我底憂愁的哥哥和得意的嫂嫂回門去還沒有回來。

十五年，七月，十日改作。



王二底烟桿

王二今年有六十開外年紀了。他底領下養着

一把長長的花白鬍子，皺紋布滿了額和臉部，腰背

駝駝的，走路也蹣跚地，再加幾聲忽咯忽咯的嗽咳，你縱聰明絕頂，也不容易看出他是能推那載重的小土車的；除非你跟着在他後面，那樣似走似不走走地，按着緩緩的節奏，和着車輪在石路上推着格登格登的響聲，望着他把車子從城裏推到城外輪船碼頭；又推了回來。

推車到城外；把郵局裏笨重的郵件，一件件搬下車來；又扛在肩上；送到

汽笛在頻頻催着的輪船上去。或是把船上卸下來的，都推回去，放好在郵局中封發櫃前地上。我看他那樣被郵袋壓彎了腰背，忽略忽略地又似要跌倒的樣兒，我常常在擔心：萬一倒下來，閉了氣，豈不是就要「仙遊」？但他已被壓了十二年了。

他若是口裏啣着數十年老伴那煙桿，坐在陽地裏台塔上，怡然閑視；或是燈光下在飲着四兩高粱而眯花着笑眼的時候；就可以看料得出他那個歡喜勁兒——那時我底惆悵的心情早又變成羨慕的了。

他在喝醉時尤其喜歡和人閑談；雖是說話像很喫勁，結結巴巴地。我既和他成了忘年之交，我對於他底閱歷，經驗和往先的事故，都知道得很清楚。有一天我剛從學校裏回來，他正在閑散地吸着旱煙，看見我時，立起身

來，先把話在口裏咀嚼一會兒，吐出來，結結巴巴地說的是：

『恭喜恭喜！好喝少爺的喜酒了！呵呵！』

我一面好笑，又不自覺地臉上紅了起來，我說：

『早咧！別瞎說！』

『可不是嗎？你家小陳告訴我的。她聽老太太說的。』他捉着證據，氣勢滿盛地和我爭辯，我早已走到屋裏了。耳邊隱約聽到他底笑聲。

那幾天正是我^最煩惱的時候，無心腸喫飯讀書，痴痴呆呆的不知怎樣是好，失眠了三四夜，捧着飯碗，碗上印着她底身影；翻開書本，書上畫着她底照像；便是睡在床上，那帳頂上又能見着她底形容；總之我底意識和我底心的整個，都給她包裹了，統馭了，不能解脫。

那幾夜的失眠，使我把我底故事的書一字字地重讀了一遍。——同她在那樣一個自然的懷抱裏，有明秀的山峯，有濟漣的水流，有蔥蘢的羣樹，有靈巧的石橋，攜着手兒並着肩兒坐在河畔的搗衣大石上持竿釣魚。那是何等的幸福！這充滿着醉人風味的詩意和畫意呀！現在爲了親誼的關係，硬把我不所願意親近的人，聯成了終身的侶伴；却把個心愛的渴想的人兒輕輕地送到一處高不可攀的世界裏去；而且又是我自己把一個挽回的機會失去了。教我怎不懊喪哩！

我底兩眼朦朧着，睡神知道我在煩惱，不敢來和我寒喧叙舊。眼前的白帳子，在綠色的電燈光中幻化成叢密的包圍着的綠竹林子；墊着的被褥，變成了綿軟如茵的茂草；微風吹過來；屋溜的響聲像潺湲的流水；陰霾的天宇

改換得明朗而清爽；她便似坐在我底身旁，細談着體己的話兒，我看她那秀麗的顏色聽她那嬌顫的言語，我又在沈醉了。——我知道我是在幻想着過去的甜蜜；但同時我底心告我這便是真實。我信了心的話，我就閉着眼睛儘在沈醉着了。

我們又攜手前進，走着談着，走出了竹林；出了竹林，便是一條細堤，兩旁斜插着楊柳；水中的蘆葦和萹蒲，擺着尾兒似伸懶腰；水鳥低低地飛越，又在浮沈地洗浴，水面印出了它們底倒影。我們扶着一顆柳樹立在橋畔堤上談笑着覺得這便是仙境了。她似乎含羞，又有時灑脫，說些最巧最趣的話，和我開頑笑，我竟沒有話回。

我們又似同走在一個公園裏的一條冬青樹夾着的狹路上，鳥兒們在

兩旁樹上歌唱，尙儂俯仰的山石立在草地上。那時我想，將來的歲月要什麼美滿於此，我和她不用說是終身的伴侶了。現在哩，我底終身伴侶不是她，却變而爲雪貞了。我自憤似地醒來。我仍看見她似在鼓着小腮兒，撅着小嘴兒，狠狠地望着我哭。我怎樣對得住她哩！

我和雪貞的婚事，是未經自己的同意而成立的。現在事已過去，訂婚有兩年了，在我們家鄉，離異也不能辦得到。若是這樣便與雪貞結婚，——雖然對於她沒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但是這顆心兒老是給竹修擗着。又對不住她，又捨不得她，——自然她比雪貞更好，這是向上的要求。她真要把我底心兒擗碎了纔算。

失去的機會是不可重來的了！如果……

我輾轉了幾個長夜，小陳她說我臉瘦黃了不少，我就不敢常給母親望到我底瘦黃的臉子，爲的是怕給她焦心着意。但是有一次終給竟她看出了，我支吾着說：『這兩天功課太忙！怪累人的！』

我被無從解脫的煩惱牽纏着，祇得和王二談談閑話，想把這煩惱驅出了我底胸圍。有一晚我對着喝得半醉的王二偶然嘆了一口氣，他見了很表同情似地說：

『少爺！你該歡喜呀！怎地老是發愁似的？』

他是住在大門內左邊的門房裏，和老魯作伴兒，進了那白色的屏門，就是一方很大的天井，正中的廳屋，租給了郵局，天井左邊的一個邊門進去，向前轉就是我住的書房；向後轉便是我家的小花廳，小院中栽着些清幽的花

草這一晚上，飯後，在電燈下坐着，我覺得萬分的無聊。便走到前面門房裏和他說閒話。我和老魯王二，從來不曾放出小主人的架子來，他們都說我和氣。我也愛他們底淳厚。

我走去立在他喝酒的桌前，也不坐下。他並不客氣，還是坐着在舉起酒杯。問過我「喫飯沒有」以後，聽我歎氣，恐又看出我底愁怨來了。又接着說下去：

『沒幾天就要喝你老的喜酒了；我先喜歡得什麼似的。娶媳婦真纔是
不容易的事；你老還不喜歡嗎？』

『嚇！麻煩有什麼可喜的？』我有點不耐煩。我又問他道：『喂！土二！我問你，你沒有要過老婆我？可是知道的，你究竟爲什麼不要哩？你得告訴我！』

他底四兩高粱快喝完了。他倒執着酒壺，把壺中餘瀝，一齊倒在酒杯裏，喝乾了；用手指撕了小半塊豆腐乾兒塞進嘴裏；忽咯忽咯地咳嗽了兩聲，嘻嘻地說道：

「不談也罷了；談起來，真教人氣得慌，四十年前，我爲了這事，沒有了媳婦兒，我哭過三天三夜。」

「我在鄉下，十幾歲的當兒，我媽媽給我看中了一個姑娘，比我大這麼兩歲兒，人也滿好看的，她會織布，會紡紗，會養那肥胖胖的蠶兒。定了以後，你看我好喜歡！也不知是我沒有福氣，還是她命苦，她便給天花送了性命。那時候我是十八歲上。」

「我是從小死了爸爸的。我媽媽在我十九歲頭上也死了。那年可巧發

大水逼我到城外來推土車兒，推，推，推，推了四十年！

「那時候，我在城裏城外也沒有熟人，誰還給我作媒？每天生意好，還可以在城門口興隆館裏喝這麼二兩高粱；生意不好，就是他媽的飯也沒得喫；誰還想老婆？嚇！誰還能娶得起？」

「我先前心裏怪難受的。後來他們打夥兒欺我，我一天到晚，推來推去，就怕肚皮吃不飽；那裏還想要家小！」

他說着話把煙桿兒取出來，裝上一點黃鬆的旱煙，擦根自來火兒點着，吸着，呼呼地響，濃白淡黃的煙絲從他底鼻孔齒縫中噴出，結成淡淡的雲塊，籠罩了他那焦黃的臉子。

他受同夥欺侮的事，我是知道的：那時東門外的土車有十幾架，看王二

這羣生人加入了營業的競爭，就得分去他們一部分利益。他們仗着人多勢衆，逼得他走投無路。若是有人喊着王二底車兒，他們就搶過去推着先跑了，一面有人塞着那條路兒，使王二推不過去。所以我想王二也祇得遠遠地避開了他們。

他猛吸了幾口煙。一面把煙灰吹去，在地上敲敲；一面說：

「那個時候老是挨餓。後來洋車兒興了，他們都改了行，我還是推土車。每天推推行李，掙的錢倒多點兒了，雖知米麵又都貴起來，還是過苦日子。能夠不挨餓就好的呢，還能再想窮心思嗎？」

「我何嘗不想討媳婦？後來沒有飯吃，早就死了心兒。——若是我那小杏兒姐姐在着，早娶了來，說不定，衣裳是要穿的，飯是要吃的，兒女是要養的，要

那樣，可不是得累死了纔算！我想想這個，我底死了的心兒，更化成灰了！倒反喜歡小杏兒姐姐死得好！

「後來我聚了二三十吊錢。他們勸我娶個媳婦兒，我一惱，爽性不娶罷！也好好地過了幾十年。」

他說到這裏，立起來收拾着酒壺和酒杯。我順手取過他底煙桿，我看它短小而輕便，雖製作很粗，但因多年的汗水的潤養，已變成深黃色；又有手掌和衣褲的拂拭與磨拭，倒也滑澤而光亮。一頭是黃銅的煙斗，斗心遺留着的，是膩黑的煙膏；一頭是黃銅的煙嘴，上面有齒咬的亂痕，這便是他底老伴兒了。

我把煙桿放在桌上，覺立得腿酸，便坐下了。一面問他：

「你那時就害病了嗎？」

他會害過一場大病，病後纔進郵局當苦力。我猜他那二三十弔錢總該是害病用去的。

「我底二三十弔錢完了的時候，我就害病了。後來我們老魯就把我說到局裏來。」

「我那個錢也不知喫了多少辛苦纔聚下來的。平常不肯多喝一兩酒，多吸幾筒煙，總想聚，聚，聚，聚多了好湊個棺材本。可是我底堂姐姐死的時候，他沒兒沒女，丈夫是老早上了成都府，我就拿十二弔錢給她買一口棺材裝了。贖下來的，都放給一個山東人，每天收「印子錢」。後來他走啦，永遠就找不回老本兒來。我又氣又惱，就這樣害了那場病。」

「病倒了，一個錢沒有。那就虧得我們老魯哥，——我到死也忘不了他老，——他借給我八吊錢，給我請醫生，忙着治好了，又給我說進了局。」

「他是給大仙下差的，處處都行好事。少爺！你看他有兒有女，多麼福氣！」

「王二！你看他有兒有女，你心裏也癢罷？」

「嚇！我能有那個造化嗎？養兒養女，要得多少錢！沒錢可不是活受罪！——像少爺你真纔是福氣！真纔是福氣！你老還愁些什麼哩！下個禮拜我王二可以喝喜酒啦！」

日子過起來真快！轉瞬就是我結婚的日子了。那兩天我總不敢走到東邊街上去，爲了是怕遇見了竹修妹妹。

我在書房裏坐也不是，站着也不是，睡着也不是；像被浸在愁缸裏，愁的毒液，透進了我整個的身體。

我和王二閒談時，我不便剖解我心中的苦悶，因為他不懂得什麼。我祇有把這滿腔的苦悶，細細地訴告與我底影兒！

我靜靜地在咀咒情之害人，又想起王二總算是福氣，萬幸不知道「情」之爲物，又萬幸通出了人生的故轍，無憂，無慮，無一切的煩惱，祇不過閑閑逸逸地過着時光。你看他大早起來，忙着掃地；推送郵件；正午喫飯；晚上喝酒；開了吸煙——一筒筒的煙底，鼻鼻的煙絲中，你可以看出他批評宇宙，玩視人生的那種閑逸的微笑。喝醉了，說話了，你可以聽出他那種天真未鑿的淳和。一件件的工作，驅除了他底心中的遐想。他底酒壺，酒杯，他底土車，和他底煙

桿都常伴着他底孤單。尤其是那枝短小輕便光亮滑澤的煙桿，最是他唯一無二的慰安者；他能離棄了一切，他却把烟桿終日終夜地攜在身旁而未嘗離棄。他雖糊塗無知似地活着，恐反不知什麼是愁苦淒涼和寂寞哩！

我在想；我在羨慕着他底生活；我願我也變成王二，過着王二所過的生活；——因為他沒有缺乏；沒有失望；沒有憤怨與悲愁；——但這祇是夢想而已！

我底心還是碎成一片片的；一星期後便被逼着和雪貞結婚了。我祇是無抵抗地作登場的傀儡！

聽說那天王二喝得大醉。

十四，十二，二十四。



四行眼淚

整個的第五女子小學淹在沈寂的空氣裏，直

到蕙珍格登格地跑上了董先生底樓房，接着喧

囂的一陣笑謔以後，後面的一座房屋，纔透過一點點生動的氣象來。

在假期裏，這樣靜悄悄的生活，是董先生和她底得意的學生菁君無可奈何地過着的。

董先生底年華約在二十七八之間，臉上顯着辦理那無米爲炊的學校，四年來已很費些精力了。美好的青春，早已去得迢遙，和她永訣——這也許就

是使她傷心的緣故。在「臨晚鏡」時，暗泣過的確不止一次了。

她從小進學校，都是仗着叔叔底力量，師範畢業後，那時她已是二十二歲了，在一處小學校裏當了兩年半級任教員。後來本縣教育局聘她暫充第五女子小學校長，她便勤勤懇懇地做下去了，轉瞬便是四年。學生們都還景信她。

她底叔叔會代她亡過的父母作主，預備把她嫁給一個銀行行員，在她畢業的那一年。但她拒絕了。她總想揀選一個品學兼優性情投合的學者，爲自己棲止的枝頭；但她又老沒遇着這個機會。便是自己看中了一個人物了，那人却未必看中了她。她當然沒有那些交際場中的驕子之神色飛揚的！

久之她也就安於這唯一的職務，每天在講堂上向幾十個花蕊似的女

學生講國文和修身；她把心中所蘊蓄的愛都分配在這些學生身上，她愛她們有如她底親姊妹；學生們也就當她爲她們底姊姊或是媽媽；兩方沒有絲毫的隔膜。

四年以來辦了一次畢業。畢業生中她最愛一個勤奮的蕙珍，和一個孤零的菁君。菁君無家可歸，每逢着漫漫的長假，就住在校裏。

蕙珍却是口齒伶俐的一個少女，她底言語，不是使人發笑，就是耐人尋味。當她跨進了董先生底臥室時，菁君放下了手中十字布的工作說：「哦！我們底春天到了！」蕙珍不說話，坐在近窗的一張椅子上，向桌子對面坐着的菁君望着。董先生從梳粧臺那邊走過來，笑嘻嘻地望着她說道：「喂！你這兩天還有空到我們這裏來？」

「現在可以面談了！也省得郵差跑腿了！嘻嘻！」菁君也附和地取笑她。她們知道她底愛人剛從北京回來。這時她底眼更潤朗了，神態更活潑了；自從經過了愛熱的熨貼。

她似一時喪失了言談的機鋒，祇默默地跑過去，推開桌子邊立着的董先生，用一隻白膩的拳頭，向着菁君試了又試；歪着頭，捲着袖，切着齒，像有着不共戴天之仇和天神般的氣力。

菁君往後一讓，吃吃地笑着討饒，說：

「我們現在不是可以面談了嗎？不是可以面談了嗎？我沒有說錯！」

她倒沒法想了，纔把一隻高舉的手兒放下。這時她從逼視中發見菁君臉頰上薄薄的粉層中掛着兩條淚迹，眼兒像是有些腫；再看董先生底臉上，

顯然從新上的一層薄粉裏露着苦悶而淒楚的神情。勉強地說，「你們又哭過了把？」

董先生勉強地笑了一笑。菁君還在狡賴着說，「誰哭？」

她走向梳粧臺前拿來一面小小的手照鏡子，送在菁君手裏說，「你自己看！」菁君看了自己臉上的證據，在用袖擦去的時候，祇低低地說道：

「你別問！我們都是苦命的人！誰能像你！」

這「苦命」二字，在蕙珍耳中聽到過千百遍了。她們爲什麼要哭，她也知道的。雖她自畢業後和她底愛人度着甜美的歲月，但她心中却常常念

着友人們底沉痛的悲懷，也常寫信安慰她們。

她知道他們對哭的第一次，是在一個蕭索的秋天；那時她還在校讀書，趁假期去訪問她們。走過董先生底臥房時，（那時她還住在樓下）她聽見裏面隱隱地有人哭泣。她想該是誰個同學被校長訓話訓得哭了。便高聲地說道：

「看我底面子，饒了她罷！仁慈的校長大人！」

她推開了那半掩的房門，却見擦眼的兩位，正是董校長和同班的菁君。她想奇怪極了！她們倒很赧然。

後來她們告訴了她，說她們都是畸零的人。董先生底僅有的叔叔待她不好。菁君現在祇有一個繼母和繼母所生的弟弟。弟弟待她還好，可是繼

母對她却非常刻薄。

蕙珍老不能忘記那一天的印象；她覺得她們缺少了一件可寶貴的東西，是她回家時所能領受得到的；那便是親之愛了！

可是自從蕙珍訂婚後，他們又新缺乏了一件東西。珍在酣醉的甜美的夢裏，也許忽略了她們底缺乏。其實這種新鮮的缺乏，又是榨壓出她們數斛淚珠的唯一緣因。在她們和珍會見時，這樣無從捉摸的愁絲，祇有密密叢叢地佈滿在內心的深處；祇有向着幸樂的蕙珍極端地羨慕；在珍是不易知道她倆之隱私的。

珍在這寒假中見過她們四次。她以為她們痛苦的眼淚，仍是為着先前那同樣的緣因而流落。她便把先前慰問過她們的言辭，重新宣講了一遍；可

是這隱曲的愁懷，却不是言語所能解脫的了。所以在珍的每次走後，她們反更傷心地引起了千愁萬恨，痛快地對哭一番。這個，珍怎能知道呢！

有一次是在晴爽的冬晨，珍和她底愛者將到城外去遊鍾山，走過校門時，她想可以多約兩個人同去，就進去喊她倆。在他却覺得大可不必。那時董先生和菁君却看見他了。他是一位英俊的少年，穿着一套厚灰呢的西服；這於她倆真是一顆肥美的蘋果，却沒有攫取和佔有的可能。她們很妬嫉地回絕了這次的邀約，看着她和他微笑地緩緩並肩走出校門去。

「真可惡！像故意來賣弄似的！」菁君憤嫉地這樣和董先生說，在停繡

的一瞬間。其實她那時何嘗有什麼刺繡的心腸哩！祇是拿着針線在綉子上
弛遲地穿上穿下罷了！

董先生知道蕙珍是天真爛漫的少女的心意，來約去同遊，也許是欲慰
解她們底寂寞。她答道：『這個倒也不能怪她！人家倒是好心腸！』

『就算是好心腸，』菁君冷笑了一聲，豪爽地說，『我也祇當是惡意
哩！』

董先生忠厚地又在微笑着了。

『有錢的人偏要把金銀放在窮漢面前誇耀，可惡！』菁君還在抱怨着，
董先生底笑容漸漸地重被愁痕掩沒了。也像在覺得蕙珍可惡。好久好
久，說道，『這個人你看怎樣？』

「難道你還看不上眼嗎？他在北京的智識階級裏，也還是有名的一員哩！」

「蕙珍真是福氣！」董先生終於感慨地說，「可憐我和你，還都是飄泊的浮萍！」

她們談起蕙珍訂婚的經過，終覺得自己有種不足的心情，在擾擾他倆底胸懷。從那種不足的心情推張開去，她們更想到還有不幸和不足的一切：她們沒有慈和的父母，為她們造就幸福的地位；沒有嬌好的青春，為她們預備完滿的資格；沒有充裕的金錢，為她們供給生活的需求，不得不刻苦地在社會服務。她們便這樣刻苦下去，青春愈去得逍遙，慈和與快樂是永久無分領受了；在這可咀咒的將來，何處纔是己身底歸宿哩！便是自己營造起歸宿

的窠巢，巢中的生活，這般苦悶而乾燥的，又怎能安心定意地度過去哩？

她們不能想像這些，想像了就想忍不住要哭。在晚間她們對鋪的短榻上，可以互聽到暗泣的聲音；在對坐相視的時候，菁君可以看見董先生臉上的兩線淚河；董先生可以看見菁君底散落的珍珠，簌簌地落在襟袖上，漸漸地乾枯消失了。

她們在寒假中可以住在一處，這些隱曲的私衷，爲了知己和同病的關係，還可以痛快地傾訴；若是菁君住在師範裏讀書的時候，這辛酸的四行眼淚，便將分爲兩地奔流了；使各人感到更深烈的淒楚。

她們今天在縈着別種愁緒時，推測到離後的情調，又沉痛地哭過一次了，（喜的是校內沒有別人）在蕙珍底訪視之前。

這一次的晤面，三人不約而同地談到戀愛上去。

『你們戀愛的經驗怎樣？』菁君狡猾地問蕙珍。

『我和他經驗到別人底經驗了！』這樣一個巧妙的回答。

菁君先動氣了。她罵，『可惡的鬼！』

『告訴我們一點點也不要緊。好妹妹！』董先生露着企望的神情，在低軟的這句言語內。

『有什麼可說的？』蕙珍被逼得終於說了，『不過我總覺得這種甜美的戀愛，終是不可少的！』

「真是不可少的！」善君懷疑地在問。

「自然是不可少的！」董先生不自覺地脫口說了出來。說後想到了校長的尊嚴，想到了自己窘急的態度，臉上耳邊都覺在灼熱，但是再想到和他們已是親如姊妹了，還有什麼要檢點的地方，便坦然接着說，「無量數過去的人們，無量數現在的人們，都沒有缺少過它！自然是不可少的！」

蕙珍見她遲疑，恍然覺得她們是在渴求着像自己已經得着的這青春之酒了；更同情於她們平素所宣告的「獨身主義」裏的悲哀。她覺得自己驕矜榮幸得狠；同時又覺得她倆之可憐；一時却想不出安慰她們的話來。祇是出神地望着善君臉上那未曾擦淨的淚痕。

十五，四，二十三。



淚痕

如情書一束底作者所敘那樣，我在狀元境的一家舊書攤上檢出了三本，日記是夾在一部厚大的古書裏的。從紙上斑斕淚墨的暈痕看去，寫這日記的女子，大約也是個不幸的落伍者罷！我選抄了一點在這裏，別字章句仍其舊，僅加了標點。因為它是抒寫着人生底真實的緣故，也許能勾引出同情者底多少的眼淚吧！——抄襲家記。

四月二十三日 陰

晨八時起，未入校。今日爲教育界往秀山公園開會追悼孫中山先生，余校亦加入。余因身體不爽，故此未往。整日獨坐小齋，亦頗無聊；若有SS在垣，焉能獨居無偶？下午乃寫信與大哥，晚寫一信與SS。

二十四日 晴

起身六時半，寫小楷數行，乃整理書具至校上課。第一堂國文所上係饑民慘狀記。晚間返家，途遇一饑民，余心不覺怦然動。在校雖讀饑民慘記，然未親見也。此時境目觀真狀。後遂與之百文。但此乃消極之補綴，不能積極。奈何！奈何！今日有點咳嗽。

三十日 晴

今日又未入校，課程如此荒廢，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忽忽又要至暑期；升學問題，真難解決。終日萎靡不振，奈何奈何！

五月三日 晴

晨起寫小字數行。午時接讀SS信，頗覺愉快，精神立爽。哈哈！余真……，豈不是害一種……病？

六日 晴

今天我精神很快樂，在校上了一天課，也沒有過於游嬉。放學回來，又收到他的兩本書：一冊是婦女雜誌，一本是家庭。先放開婦女看，內有一篇是什麼是愛，我看了非常有興味。還看了一篇是怎樣推翻大家庭制度，我看了覺得有些不合理。固然大家庭沒有小家庭好，若是父母祇有一子，那麼子媳把

父母分開，那麼老人家不會不要養子女的嗎！但是此事也很難解，若父母有時財產甚多，致他們底子女養成依賴性了，以為大家庭已有父母養活，自己不必謀生；豈不是小家庭好？所謂一天不作工，一天沒有飯喫，那就是小家庭好。總之，我看是要看事行事，不能一概而論。緣我和SS，將來……後，就不能實行小家庭。因為他祇是弟兄一個。

八日 晴

今天放學回來，接到我的親愛的他的信，使我說不出的有一種甜蜜的快樂呀！唉！他說他常常注視我的照片，又常常因我的照片；但是我何常不~~因~~他的照片？不過我不喜歡寫信時提起呀！今天我聽樓上李伯母說：學校裏這些男女學生沒有一個好東西，題起什麼自由結婚，其實是個狗屁！簡直

狗還不如呢。當時我想與她辯的，後來我一想，我雖是學生一份子，但我也不能像她所說的人。況且同她們這些人有什麼可說！她因為什麼事說起來的呢，就是因為我們隔壁有一家姓盛的，她呢在日本醫院裏做看護；他的呢，是在海軍裏做事。他們倆起初訂婚時可祇通一封信；訂婚前一天，兩人同去打首飾；第二天照相。後來他的他家就搬到她家隔壁住了。於是每天兩人在一處，躺仰皆在一床，種種情形，兩家的佣人皆出來說。所以樓上人這麼傳出來。唉！天下事總怪自己不好，做出來纔給人家笑。但我和S S，從沒有像他倆這樣過；雖然有一次也會吻口握手，那麼也不見得被人笑。縱是人要笑，也祇好聽人笑。況且照西洋的風氣，在街上也未見得有人笑；何況在家裏坐着哩！

S S S S！不妨現在你就來與我吻着吧！——又復S S一信。

九日 晴

上午十時半至姑母家去玩；下午五時半即回來了。今天國恥紀念放假。若是他能在本城，能到我家來，便是八人轎子來抬我，我也不出去的。親愛的SS！喲！你今天在那裏快樂嗎？（常常有人說，男人家在外，是不會想……）但是我不知你可想我呀！咳！我的心碎了！人哪！我想壞了哪！我又要哭了！咳！我真哭了哩！

十日 晴

今天我們隔壁吳府大姑娘出閣，聽見吹鼓聲音，我不覺難受。唉！雖然結婚時可以照樣。但是我覺得初步生活，最難說平等；爲什麼不把女子留在家裏娶男子來家哩？爲什麼總是把女子給人娶去哩？不公不公！這一天又白

過去了！

十二日 晴

我的一個十三年的伴侶，——婢女秋香，明天也要到人家去啦！（今天我家的客很多，現在都打牌。）想起來女子還是不好，爲什麼要跑到人家去，不會把男子娶了來嗎。我現在心裏有一個意思，我想：最好男女結婚的那一天，在一個地方，各人從各人家裏都到那個地方，以後各人姓各人的姓，以後各人做各人的功作。不是一個不娶一個，一個不嫁一個，一個不依賴一個嗎？

十四日 晴

昨天因秋香喜期，忙了一天，又沒有記。昨天一天，真是難受極了！自己想，若是我將來像這樣時，不知是何狀況？

十五日 晴

校裏紀先生說了多少金玉良言，使人無不動心。唉！本來是考期在邇，春已過半，夏且將至，光陰一去不再回來了！青年的人轉瞬要成老人了！再不能不努力了！「少年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總要「宜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靜嫻！靜嫻！你自己快快用功罷！每天不能再開言送日矣！

十六日 晴

今日五時即起，因校中試綴法。唉！閒時不燒香，忙時抱佛脚！真不行！想想將來，真不能不多看書了！每逢作文時，腹中沒有多少材料，真是難受！今天這個題目是勸友人勿輟學書。這叫我勸人哩，我倒是要人勸我了！我真是「勸世文放在脊背上面」了！

十七日 晴

今天這一天沒過完，經過的喜悲的事太多了！現在纔四點半鐘。可喜的就是午時接到二哥的信，說他已考取了郵政局。真可喜呀！我母親又跑到孀母處告訴孀母，大家非常高興。並且有人對我孀母說，實在是「有兒窮不久，無兒久久窮」！孀母以後有好日子過啦！又接到SS的信，他提起什麼大家庭小家庭的話，他主張大家庭好，——也許因為他很孝順的緣故，但我並不反對。在六日的日記上，我已記過，現在不必再記了。唉！大家庭小家庭總沒有關係，各人自己總要能自立呀！靠自己父母養活總不對的！譬如像我二哥，若是我二叔不敗家不吸鴉片煙，是個有用的父親，不要二哥顧家，他也不會有今日的不記了，我還要給親愛的SS寫回信。——可悲的是什麼呢？就是我大

哥的事爲了婚姻不自由，幾乎和家庭斷絕關係，自己在外面千里迢迢的喫辛受苦，掙幾個錢自己亂用了，也不問家裏的艱難！可憐父親每天奔波勞碌，母親和嫂子眼淚不能乾。若是大哥肯顧家，我們的生活要較好。世人總以父母爲好人，惟有他對於父母像仇人一般！唉！

十八日 晴

今天秋香家請我們上門喫飯，午時回來就到裁縫店裏去。她丈夫吳裁縫照料得很盡心。——今天有一件事使我快樂：上星期二默寫的英文一毫沒錯，得了一個A。我希望自己每次能如此一毫不錯，每次得個A！靜嫻呀！你再向前用功罷！

六月十六日 晴

「唉！不怪我大哥來信說他終日無一點興趣。連我替他想來也可憐得狠！他雖不顧家，和我的感情總算不錯了。」

七月二日 晴

雲來告訴我說我考第一，（但不知確否？）我心如刀割一般！如果去年以新制高二的資格考取了中學，那是何等高興！現在慚愧剛在高小畢業，有何榮耀？就是第一，也是虛名！唉！再要想起幼年的自誤，更是懊惱。那時與我同班的，現在皆做了教師！想起來我還有面目見人嗎？

三日 晴

大哥辭了教員的職，回來想在政界活動，有他的朋友介紹他位置；十號以內就動身了！哈哈！我好了！不過還有氣洶，他說不願住在家裏。

四日 晴

本屆畢業考試已知是我第一。但以三年平均就不能第一。可恨我爲什麼要缺少半年？早年貪玩不肯讀書，沒有夢醒，所以到現在畢業，反落人之後！

七日 晴

出去訪雲，未見。回家走到門口就有人告訴我：你哥哥回來了！不由我心中非常高興。並且又兄妹暢談，但沒有什麼可說的話，祇問他在外的情形。

八日 晴

二哥也從P鎮回來了！唉！就賸他沒能來！

九日 晴

昨晚後來我又寫一封信給SS。今晨發。今天替大哥洗兩條被。——想起我的嫂子來也真好笑！自從秋香出嫁後，嫂子沒替我父母洗一件衣服，不是頭痛就是腰酸，三天兩天回媽家去。現在她丈夫的衣服，她又洗得動了，又沒有病害了，也不想回家了！唉！婦人家何必這樣的卑鄙哩！——我父親說我今年升學的事可以圈起了！我也不說！

十四日 晴

可笑我昨夜不知要那樣哭作什麼！其實就是考不取學校也可慢慢設法；哭也無用！可我想我這人有用也看得見的狠。

十五日 晴

今天收到上海的信，他說十六日夜車來，明日動身，後天下午就可來到

我家。但不知究竟昨天夜車趕得上否。可憐我也不知想了多少時了！

十六日 晴

我的親愛的！你今天可是把我想壞了！我的兩眼望穿了，你還是沒能來！
你何時纔來哩？

十七日 晴

今天我又望一天，他還是沒有來！剛纔晚間來一信，說明早纔來。可巧我
明天又要到學校行畢業禮，約好了潔，明天又不能不去！奈何！其實他今天下
午來一下也有空，何必使我這樣盼望哩！也許他是病了，明天勉強的來看
我！

八月一日 晴

今天我真有一種說不出的難受！唉！十八號他纔從滬回甯，今天也纔一
號，又要分別了！僅僅晤面數次，也沒有談到什麼，也沒有……唉！我的心碎了！
當他走時，恨不得我送他去罷！唉！他要我和他吻吻，實在對不住他，沒有允許。
他這也難怪我！人太多，給他們看見了，又是笑話，所以我沒允許！唉！明天此時，
他要高飛遠走到揚州去了！

十八日 晴

……我這終日的光陰多半在料理家事上白糟蹋了。不過我很能聽天
由命，我不覺苦，我也不對人說。寫信時我都不提，不要給他當是我想到他
家裏過好日子哩！所以我不願他看我的日記。我實在不是記了給他看的。我
因為現在的我是這樣，看看我將來如何！

二十九日 晴

唉！我這幾天夜裏常失眠，皆是些……；却也難怪，人心皆是肉做的。我從沒有夢過昨晚這樣的夢——不怪人說，「姊妹情，秋天雲」這話真不錯！我大哥自從回來後，忽同嫂子非常好，待我大不似從前。親愛的SS呀！我們何時能像他們這樣的……？從前我晚上最能一人獨坐，現在真是難受！唉！

三十日 晴

今天到F校去報名，我的號數是了236了！唉！人太多，今年怕難考。真是左右兩難，進退不得！今晚接到他的信，說要從揚州回來了。我雖快樂，但是內含有不快樂。因為這兩天天冷，不知他可多穿點衣服的，唉！再不能像前次腹冷痛了！那一次我急了幾天，一直到接着他從上海來信，纔算好些。

九月一日 晴

唉！我從一日下午發熱，病到今天又沒記。這祇好依我記憶力慢慢的想點。今晨SS來時有十點鐘了。我已在隔壁珍家閒談，忽然他們教我回來，說他來了。唉！其實晤面一分鐘，一點話也沒有談，他就走了。我下午發熱，就睡倒了！

二日 晴

唉！病在床上望他來，一直到下午才來。我真恨不得他不走才好，但是……

三日 晴

還睡在床上，上午請醫生看過，喫藥，等到下午六時他纔來。可憐我這一

天的盼望！

四日 晴

今天病好了不少。可是等他一天又沒有來，信也沒有來。莫非是他也病了嗎？我看他昨天氣色不佳。

五日 晴

今晨他來，說明天即須到上海進學校。可憐我何嘗忍心離別，但也無法。他說又要隔半年才能見面，很可憐的，那樣是不願離別。但我勸他，我心裏正也勸自己！其實我心更難受！

六日 晴

唉！我今天又重發熱發寒。一天沒能作什麼。心不知在何處！

十一日 陰

今晨理書桌子理出SS的七日的信。可喜！今日下午往M校看揭示，現已錄在初中二，比G校還高一班，但不知F校如何？唉，考三校已取了兩處，大熱天裏總算沒白用功！究竟進何處還要隨經濟狀況而轉移哩！

十二日 晴

今天秋香遷移，我正在她家玩。小金子來說有一位姓醜的來找我，我回家去看，原來是密司柳，告訴我F校也錄取在初一，唉，到現在總算稍微吐氣！可喜又可憂！可喜的是衆人好意告訴我，可憂的分文沒有如何進學校？少頃，我表弟又來信告訴我，說我錄取了！咳！這些人何必爲我這樣忙亂！我連晚飯都沒有喫。晚飯後又有一位姓孫的教她哥哥來告訴我。（就是在廳上教讀

的這人）真可喜可笑！三次報信三校皆考取！但是病中的父親，聽見媽說又攢起眉峯了！

十三日 晴

今天我進學校事，已弄好，決定進F校，因為費用較省。我已到校把房間定好，明日去掛帳子。現在總算勉強的達到升學的目的！我昨晚不該寫信給S告訴他我不能進學校，何必使他為我着急！但我也不知有我大哥這樣的解勸父親。唉！我這個哥哥是一生不能忘記的。不忙人說：親一點好一點，訛一點都不能訛，真正不錯！二哥就不同了！連來都不敢問是升學不升學？就怕我向他要錢似的！不想想以前二叔死後，我父母怎樣地撫養他照顧他，現在，哼！翻臉不認人幾乎……！人情真淡薄！

十五日 晴

我今日開始在學校裏記日記了！唉若是到今天還沒學校進，或是還沒
有決定進學校或不進，那就不知今日的我是生着的我？還是死了的我？今
天我可是與我的親愛的母親分離了！當我走的時候，我的母親好像很難受，
但我的兩眼，也包着兩包酸淚。唉！我現在是在此處，我的母親也不知怎樣？唉！
又不便與他通信。我連昨天共拿家裏四十二元，——我從父親的眼淚裏，看出
這款子的來路，是很傷心的吧。——今天交三十九元費，昨天換一元還馮兩角，
今天給大哥四角，——可憐他以前四百元也不看眼裏的，現在居然受我的
四毛小洋！——還贖兩元四角。五百八十文給車費；還珍兩元，今天買一包糖沒
有了！今天車費是母親給的。

十七日 晴

下午三時往M街行開學禮，聽師長訓詞，頗覺動感。唉，我們大家都聽此良言，庶乎正校名譽不致過壞！今日共用一百九十文；七十文買本子，買一百二十文點心；因潔來。

二十三日 晴

今日共用三百七十文；二百五十文買英文本子，一百二十文給點心錢。今日又思家。華哭，把我底心思引起，可憐與潔別離一年，到現在還不是如不在一處一樣！唉！想起來又慚愧，又傷心，我真不忍下記了！

二十四日 晴

潔來，談移時，走時心實難受，恨不能隨之去矣！人生爲何要受此別離苦！

二十七日 晴

想起人情來真是比紙還薄！可憐我拿出心來待她，她沒有絲毫人心待我！她一步不能離王。自從來校每天我不找她，她沒有找過我一次！我以後若是死了定不要她去哭！可憐我昨天回家，進門就哭。連我也不知是爲何事！我今天想不進校的，我真不能離家離了家見不着母親，心便似懸空蕩着。

十月八日 晴

上課時忽然想起來，我好似死而復生一般！這兩年又來進學校！以前總想升中等學校，現在已達目的！所以說 'Where there is a while, there is a way' 這話真不錯！

十三日 晴

今日是我的生辰，潔送點東西給我。其實她也是今天生辰，我並未送她東西。明日孔子聖誕，故今日回家。

十四日 晴

今日孔子聖誕，又是我哥哥的壽辰。家中並有客來。我看大哥的臉子已經瘦了不少，滿肚皮的牢騷，都堆在瞪視的眼球和高蹶的嘴上了！

十五日 晴

晨七時步行入校。聞有一同學因夫婦不和而自殺！其實何必！既自己讀書，還怕餓死嗎！

二十四日 晴

看起家中雙親及哥嫂皆極可憐！大哥現在更不是味！要論起來，除了我

在校讀書無甚心煩，他們比較我，唉，苦得多多！唉！

十一月十七日 晴

我一人獨坐時最難受，思前想後：回想我家庭那樣的困難，父母如此的勞苦，想起我個人學問毫無，又是這樣的人，更回憶當年的我，是一個無告的屈服的弱者，又加酸心，故不由的淚淋淋下，想到SS，如此的爲我，愛我，我怎樣對得起他！就是他真誠的原諒我，我也無臉見他！故我不提結婚兩字，便能提到更是懊惱！我總想有機會時對他說，叫他另交別人；但又恐他懷疑我！唉！可恨我爲何不死呀！

一月一日 晴

唉！我的光陰！我的年華！你去了！再也不回來了！唉！我的年華增加一歲！我

的光陰少了一年！可是我的學問毫無進步！這更使我慚愧呀！

三日 晴

母親到揚州去照應小姨娘出嫁。便是回家也看不見母親了！以我個人推測，那些沒有慈愛的母親的人，如清，真是可憐！若是母親在家，豈不願回去哩？不知他可有信寄到家中呢？我的親愛的人兒呀！我想你快回來罷！今天我的小姨娘到人家去了！你知道嗎？

四日 晴

今晚劉先生說還有三星期就放假了，唉！我聽說這話，心中不知怎樣是好！回憶開學進校時，受那樣的困難，轉瞬間又放假了！不知明年開學時，這罪又怎樣受哩！大哥半年來還沒有事！我真對不住我那困難之中的父母，為我

這樣的受罪；而我的學問却毫無進步！唉，我真對不起雙親。

六日 晴

下午打電話回去問我母還沒有回來。唉——今天我有一可憐的同學，問我借兩元，爲她喫藥沒有錢。唉！我心中非常想借給她，但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可恨可恨！

九月

到家就尋母親，母親從廚房裏走出來，可是給我尋着啦！哈哈！哈哈！今日並未接他的信，我想他一定無暇寫，永遠不寫也罷了！

十二日 晴

我實因無暇，故星期日未作書。今日午時，又接家中轉寄之信，故不忍不

作覆了。他能爲我在百忙中寫信來安慰我，而我即不能嗎？……

十八日 晴

今天他動身回來。這一天就好像他在我心中走着一般，那個載着他的火車，就如在我心中輾着一般！你明日來是不來呀？

十九日 晴

今早起身早餐後即往前面去等他，他也不來！剛到後面，可巧他又來了。我們這一班同學的，真是少見而多怪！氣得我連午飯都沒有喫。再加他今天有些不滿意的態度，我也不知是何緣故！唉，總怪我無學識之痛苦呀！

二十三日

今日考試結束，大概都還及格。唉，半年來所得學識何在？怎有面目見雙

親！想起開學來時，受種種困難；明年開學，又怎樣來？大哥到今天還無事！是淚向腹中流，教我對誰說這些苦處呀！想起二哥來對於我們太不應如此，可憐我上學期入校時，受那樣困難，他有錢不說借給妹妹用一用！唉！

午後校S S一信，信裏的言詞，是非常的美婉而溫柔；不然，我又不知他這次如何的不滿意我了！

二十四日 晴

昨夜一夜未睡，因同學多回家。今早我也返家來。整理房中半日。下午等到兩點半鐘他纔來，又沒有談到什麼。我總覺得他這次比暑期時來對於我的態度有變。又覺得見面時的溫柔體貼是假裝的。唉！也許這是我的矛盾的心理作用！

二十五日 晴

回家這兩天飲食減少，每餐連兩盃飯都喫不下去。心裏種種說不出的嘔氣！人比我好得多！我恨不得跑到一個無人處痛哭痛哭！

二十七日 晴

放假回來，連今天四天，書是沒能看一篇，字是沒能寫一個。唉！在校中時心中所定放假回來應做的功課，依然是哄自己！——到家看着家事也不能不幫着去做家裏又沒有三個五個佣人。唉！這是受着環境之苦呀！——午時母親與父親吵嘴，也是爲着我們兒女的事。下午等他來，到五點鐘時我纔算死心。可是換了一個念頭。什麼念頭哩？就是望信。但是沒有失望，晚飯時果有信來，才知道他因有友訪故未來。又說要送我一樣貴重東西；又說那是使我能愉

快的；又教我不要着急睡不着；我能猜着十分之七就是傻片。究竟不知是什麼貴重的東西，絕不是珍珠首飾，因我素不喜歡；他也無錢買。一下午坐着等他時，看了一篇我的苦悶。唉！倒引起我的苦悶來了！可恨我不能描寫；若能描寫，恐怕此那篇更苦悶些哩！

二十八日 晴

今天他來送我的貴重的東西，正合着我底心願，覺得比珍珠首飾還要貴重得多哩！他交給我的是一個方方的紙包，一層層的拆開看時，是寫着許多有趣的文字；最後是一個美麗精緻的花洋鐵小方盒；開盒看去是一個厚紙剪糊的紅鷄心——他底意思，是把他紅的真心挖給我了，那就應該稱人心不該教雞心哈哈！——心上兩面寫着字，字外有墨筆畫的圓圈子，一面順着陰

是「相愛勿相疑」那一面就是「相疑相勿愛」因為第一個「相」字寫在心凹處是頂端，所以左右唸得通。他真聰明！我不疑他了！我更愛他！

三十一日

下午等到四點半鐘纔來，我心甚不悅；但他走後，我覺不過意得狠！

二月六日 晴

今天這一天心裏最難受，一想淚淋淋！昨夜又失眠。不進學校在家當游民。進學校受多少困難！SS來談兩小時，但不願和他說教他設法。我知他自己也無錢。我雖教他八號不要來，但我……我們談到過數年結婚。候他畢業。我很樂。因現時我家這個樣子，我有何賠嫁呀！並非是我要牽上人的；實在爲面子！

九日 晴

思前想後，無可奈何！最後想還是寫信請他想點法子。成否不可知。他無法想，我也不怪他；因他現時不能自立，而況他家也不過富，人家家累這樣重。唉！我實無法了！昨夜急得不能睡，可憐苦死了我！

十日 陰雨

忙着過年，東處忙到西處，有何意味呀！下午聽椿說他校正月二十就開學。唉，我聽這話，如同落下冷水池裏似的。唉！晚間正忙着發賀年片時，忽接S信，昨日商量學費事可以辦到。但我心實不安，使他為難。唉，我祇好這樣，我實無別法。暑期東處考學校，西處考學校的用費，至今還欠珍三元，又不好再向她借了。祇好這樣和他說；而又使他為難！聽說我家賣出的房宅裏，被警

「察局挖到財氣，唉，我二叔叔要不害我們，我們也不致如此了！——想起二哥來真可佩服！前次我在校打電話問他要郵票，他哼了一聲，把電話筒就掛上了！哼！除非我一生不得好了！若是比他好，看他怎樣對付我這妹子！唉，人不講天良！我待錯了他嗎？要我做東西，絨繩衫，毛襪子，一件件說到就做好給他！喫我們的，用我們的，今日得能自立了，就忘了我們了！唉，那裏有神明！我父母那樣待人好，可是到如今我們自己怎麼樣了！所以我父親天天嘔氣有病了！」

十四日 陰

夜間三時即起，因嫂嫂生產。哥哥似假裝的快活。以前鬧離婚，現在居然添了孩子；哥哥是屈服了！屈服在舊的勢力之下了！唉，這又一天到晚不能閒了，那裏還有功夫讀書呢！望着事豈能不做學費之事，又不知何處設法，此時

家中生小孩，要用錢，更難了，問起錢數也不多，祇是十三元有零。前天他說可以爲我設法，但姑母說現在不常用他的錢，免得將來掛在嘴頭上說；因此我決意還是自己設法，寫信告訴他有了。其實，唉，我自己如何設法呢？唉！生在上，真無趣極了，各種愁煩，終日交戰於衷，能對誰說呀！SS今日又沒來，必定是在家樂，把我忘記掉了！

十五日 晴

過年三天又過去了，何嘗有一點光陰是虛度的哩！書不能看，每天比個人還苦些，遲睡早起，還沒有好臉色看！我的眼淚祇好向腹中飲呀！他說初三四來拜年，今天不是初三嗎？忘記了日子了嗎？唉！來生再不做女子！女子最可憐！

十六日 晴

姪子三朝，可是把我娘忙壞了！這一天所謂腿酸脚痛。他今天可是來了，一句話又沒有說着。這又不知何時何日高興纔來呢！唉！

十八日 早晴下午陰

晨間與母親爲閒氣嘔一天；想想我真淚淋淋下，我可憐無處說呀！是別人總比我好；要不爲S S，我真去死了！除了他誰是我的……？唉，我不能寫了！我要說說我的苦，我能說三天三夜還說不完；外人看着我笑，其實我是淚在心中未流出；流出來又嚙下去，所以心裏積成了淚海，流也流不完！提起在學校裏，還是有的穿還是有的戴還是用過三百文一星期同學說：『你坐車子來的嗎？』『坐的！』其實在校外早就把鞋上灰擲去了！

十九日 晴

上午幫作雜事，可憐下午望他來，望到三點鐘後才來。談東談西，各談各的家况。我爲他家的事並不愁；惟爲他這個人兒，我很愁；一二十歲人就這樣深思積慮的！唉！我可憐祇有他是我的知心識意人！除了他誰還愛我呀！想想心酸，別離將到！教我這日子怎樣過去？

二十日 燈節晴

忙忙碌碌，一天做到晚，所謂食着眼淚的生活，就是我的今日了！唉，昨夜夢中哭醒，自己心思自己知道！自從初六起，我無一日不心酸。這就不怪秋香從前總在無人地方哭了！可憐我現時還不是爲此嗎？唉，今日在家做女兒，過這樣的生活；將來在人家做……；再若這樣有何意味！我想他總不會聽我這

樣的。到晚來像孤魂野鬼一樣，死也好，活也好，誰來問你！從前還有秋香，現在一個人有話對誰說呀！別人總不知我的苦處，唉，我心酸極了！

二十二日 晴

自己徘徊一天，無法可想。唉，現祇有過一二日再說，真無法，就走讀；再不然，就停半年！我也不能怪父母，現家中實無錢！等SS半天，未來。晚間接來函，始知有事未來。唉，他在愁城裏過，我也不是同情嗎？要論他家之有無，我毫不介意；不過我所愁的，是他個人的身體了！唉，今天初九了，這幾天不知爲何過得這般快哩！唉，要別離，就是半年！金錢害人呀！我若有錢，不會到上海去讀書嗎？不就可以不離別嗎？昨夜做一夢真奇！

二十二日 晴

我也想不到我的命這樣壞！「啞子夢見媽說不出的苦」，唉，進也難；不進也難。不進在家無用；進，這六年的罪怎樣去受！走讀，路太遠，連皮鞋都沒有；一雙，自從遺失後就沒再買；下雨，又要費車錢！再有午時這一餐，如何辦法？近來天漸長，唉，不想則已，想起來有地洞能爬進去！千不怪，萬不怪，祇怪自己命太壞！

二十四日 晴

往姑母家去，與姑母說閒話；學費問題，大概姑母多少能補助一點。唉，想不到我今日要別人補助！我恨不能時常補助別人！

二十五日 晴

日記本又被SS看見了！我今日不知怎有這麼大的脾氣！晚間又未喫

飯我的SS呀！我怎捨你走呀！近來你很沒精神；這又是我的大事事！

二十六日 晴

我真願死不願生了！活着無趣味！一顆心恨不能分幾處纔好。煩都要煩死了！今天一天，連早帶晚，喫了不到兩盃飯。心都急碎了！唉，每逢開學時，就難死了就完啦！有何趣味呀！下午寫信給SS，三張信紙，那一張無淚痕！寄給他，他又要我着急。唉，我何必使他在外不能放心哩！

三月一日 雨

昨夜半夜不能熟睡，今夜天未明時，聽着鐘打三點，打四點，打五點，打六點。唉！真是不知如何是好；天明後，纔算安心些。想此時他定已在校就枕安眠了；此刻已有九點半。聽窗外這可恨的雨聲！

二日 晴

今日才算把學費籌備好。唉，這學期是這樣的設法；那學期是那樣的設法；下學期還不知是怎樣的設法？這真不是事！下午怪忙；自己又翻兩條被。到此時頭痛，不能睜眼。唉，其所以設法住堂呢，也因我個人身體不好。像昨天走了遠路回來，就週身難受。

三日 陰

整理行李書籍，明晨到校。唉，不知他今日爲何不來信。

四日 陰

預備今晨到校，天雨未晴，又不能去。可恨。打電話又未能打通。昨夜不知爲何不能熟睡。今日SS不知爲何不來信；又無法去問。若明日再無信來，祇

好晚間寫信去問。莫非他病了嗎？唉，唉，心焦心焦！

二十四日 晴

到校不覺已二十天。這兩天心裏很難受，唉，課業用品也無錢買，要買運動鞋也無錢買。我這人真比人不上！連買課業用品也無錢買！

二十五日 晴

星期晨往半畝園去喫華的喜酒。這一日我發生無數感想，並受同學種種笑譚。

四月十一日 晴

上午寫大小字各一張，下午因種種關係就回去了。各人皆做操鞋，我無錢做，（雖知家中也無錢）也無別法，故回去取錢。到家一看母親又病，真是

無從開口，唉，後來還是與秋香商量……

五月三日 晴

S S 來信說他病得很利害，五天沒進飲食了，教我別着急，我的天哪！我怎能不着急哩！家中又來電話，說大哥病了四天了，祇是頭痛發熱。我的天哪！你要我的命！大哥是一個心高氣傲的人，現在閒着沒有事，各事不稱心，又沒有多錢用，嫂子和父親有時言語間還要使他難堪，我想他凡事悶在腦裏也無從說。所以現在頭痛暫時不得好。好在他們總算報了仇，其實他以前不顧家，將來總要顧家，怎會不顧家？現在就是喫家裏的，又何必使他難堪哩？二哥恐怕未必能來家看他罷！——兩個人都病了！天啊！

五月四日 晴

今天上午打電話回去，聞大哥的病，家裏說喫了孫先生的藥後，熱已退了，頭痛好些，並且說不要緊。我放下一半心——上海沒有信來，S S的病不知怎樣了？我得不着一點消息。急死了我！我想他一定是病得更利害，不能寫信了。不然，他知道我定要紀念他，他定要寫信告慰我的。我祇恨經濟壓迫我，我不能到他那裏看護他的病！我誠心虔意的祝他早點脫離病魔的掌握！並願他早點來信！

五月五日 晴

S S沒有信，信纔是安慰我的憂愁的唯一的寶物！他二日的信中說預備不告訴我，爲的是怕我多煩心，難道現在雖能寫却偏不寫嗎？那你可是錯了！這樣使我更放心不下。如果好了，你也絕不會不寫信的，你知道我定要着

急你說四月二十八就得病，到今天一星期多了，難道真的加重了嗎？我心很不安，時常向壞的方面想去，如果真是那樣，唉……我想總該不致於如此，我也願不致如此！SS！無親人看護的我的SS！你的病如果還沒好，你就馬上得好罷！如果已漸好些，你就趕快的好些罷！你要早點來信！

五月六日 雨

他還無信來。我昨夜三點鐘做了一個頂壞的夢，我彷彿看見他，並且和他談笑，他瘦得不成人樣了，他祇是在說『我不能回來了！我不能回來了！』我看他那樣不知怎的儘是發笑……醒來後聽玻璃窗上有雨打的聲音。我再想『不能回來了！』這真是不祥的話！我又想對他笑不是對他哭嗎，因為做夢常是相反的。我想，難道他……，我不由的大哭了起來。

五月七日 雨

他還是沒有信來，唉！唉！天啊！你保佑他早點好罷！我又寫了一封信去問他。大哥的病完全好了。SS呀！你也完全好了罷？

(止)

十五，八，七。



送葬

聚寶門上高大的城樓，永遠是道貌儼然居高臨下地看慣了來去進出的「名利客」，又因為聚

寶門外多是墳山，它也就看慣了無數的「飾終的大典」：有的是罩在大紅繡花的材罩內，仙鶴頂，獨龍槓，八八六十四個整整齊齊的人抬着，前面有繁富的儀仗，高貴的親友，後面是滿載女眷的馬車，魚貫而行，有如一字長蛇陣；有的是粗毛的四塊薄板，日光映着反射出強烈的白色，掩裹着一個過去的人物，抬着的最多是四個碼頭，（註）跟着的不是孤寡的妻兒，便是老弱的父

母；也有的雖是「黑拖」，（註）却把棺材漆黑了，也覺得略爲可看；有的是：總之，它已看慣了這些。或許最古最初的時候，它也灑過同情的眼淚，但既看慣了，左右不過是這麼一回事，猶如看着忙碌的商人，辛苦的農夫，一切人等，進出來去一樣。

盛夏的一個清晨，又是一起「黑拖」的，穿出了它底膀下的城門，寥寥的祇有五個青年，閒談着走在棺材的前面。其中的兩位，出了城走不多遠，道了別，便掉頭進城去了。

城樓看不見他們的時候，他們也就到了雨花臺，那裏是「打尖」和休息的場所。若有仙鶴頂獨龍檟大紅繡花材罩……的，便都在此地改裝。過此便是荒涼的大道；極目的壘壘的墳邱，星羅棋佈地蹲在道旁或是山坡上。

擇了一塊平地，八個碼頭正放下了抬着的黑棺材，地甲却拿過一付木櫬架着三個青年覺得肚皮有點兒空虛，便走向正街上，進了一家茶館，枯坐的當兒，可以憑情的祇是滾開的茶水，催着的餃麵還是遲遲不來，無端的感慨夾在遲緩的話語裏，把雅座裏寂靜的圍氛衝破了。

『死了死了！一了百了！朋友的交情，差不多也就完了！』坐在靠壁的一位瘦子，說完嘆了一口氣。

『子久！你何所見而云然？』臉子粗黑的胖胖的一位，忽然懷疑而質問。
『像你我這樣的纔不愧爲朋友之道，然而你看王和謝差不多也算是孟高底知己，居然出了城不肯多送一步！孟高底朋友，差不多也不止我們這幾個！』

『看來你還要送到墳山嗎？這是多麼遠！』

『然而不能不送！你我和孟高天是在一處的，怎能不送上墳山？不怕別人說閒話，也要當心趙老頭底計較！』

『……………』

『那個老頭子差不多是最會計較這些的！』

『好好！一了百了！遠就遠！』

一盤出籠的蒸餃送上了，三個人齊用筷子去搬運；坐在子久對面的一位，他們喊他詠之的，祇是靜默地嗅着，始終沒說一句話。

『想起來真可慘！』子久嚥下了最後的僅有的一個餃子，繼續着他底噪急的喉嚨，『你們不知道，哭得最最傷心的，差不多還是趙伯母，你看她恨

不得緊抱着棺材，留下她底心肝肉；她哭得差不多要昏厥了！年紀又那樣大！

『其餘的人也哭得利害，我在牌桌上，始終是心魂不定，連累我送了八塊錢！其實，人死不能復生，哭，哭，可能哭得活？』胖胖的那位說。

『我不是也輸差不多老謝是大贏家！』

『趙家地方太小！如果不在靈堂隔壁，我們也心定些，準能贏錢！』
還是他們兩個人說着，靜默的詠之還是靜默着。

他們走到停材的地方，祇孟高一個人睡在那裏，顯得孤零而落寞。地甲

過來，向子久討了機錢，不甚滿意地去了。

這時在對面的空地上，停下了一具四塊薄板的棺材，似乎有些破縫兒正透出難受的氣味。材前坐在地上的是一个中年婦人，懷裏抱着一個過路的孩子，材旁又跪着十來歲的一個女孩兒，都不約而同地哭着。一位過路的女人，也用破袖子擦着眼淚，呆呆地立着看聽那婦人狂喊着「我底天啦……」夾着瑣碎的訴苦；大孩子祇會哭喊着「爸爸」；最小的喫奶的孩子也居然曉得這時要哭了！

子久看了，淒然地向詠之說：「這個差不多是拉洋車的。你看是不是？」
詠之淒然地點點頭。

「說孟高家可憐，這一家真是……」胖胖的說了一半，甚至於沒有說

下去的勇氣。

他們等着，抬孟高的碼頭還未有來。抬那個苦鬼的兩個，喫了點心，却從地上抬了起來，大踏步向坡上走去了。那婦人無可奈何地立起，跟在後面走，她底小孩子還是抱在懷中，大的却跟在她底後面。她們都走不快，但又不得不狠命地向前趕着。

下了坡子便看不見佢們了。

好一會兒，八個碼頭收拾好了孟高底棺材，三個青年也就趕不上地跟着跑。他們覺得出了城的碼頭，走起路來有如出了三峽的長江水；比飛着還快；前後的四個人，緊緊地靠在一處，左右腳同時移動，非常的整齊，傳過來的是急促而整飭的足音，有如上操的兵隊；却夾着一兩聲的吆喝。轉瞬間子久

三人被丟在很遠的了，他們也幾乎看不見前面的先鋒。於是暗暗地增加了速率。

有兩個挑柴的鄉下人，從對面走來。

「這些碼頭真無用！把人家底棺材給摔得粉碎！作孽作孽！」

「那個死鬼真可憐！」

兩個鄉下人底談話聲音，從後面吹進了詠之底耳中，他喫了一驚；便回過頭來，趕上挑柴的問個明白。

「這些碼頭真無用，把人家底棺材給摔得粉碎！」

「那柄死鬼真可憐！亂七八糟地睡在地上，一會兒正午了！太陽又這麼利害！」

他倆狠恭謹地回答着。

「在哪兒？」詠之焦急地又問。

「轉過前面的山崗……」

詠之不等聽完，趕緊跑回來，急忙地告訴了他們。

「啊，這可糟了！糟糕！孟高孟高，你真倒運！」

子久和胖胖的那位正談得起勁，聽詠之說了，不自覺地高喊了出來。又都不自覺地向前飛跑。果然，轉到山崗上，已經看得見，那邊圍着一羣人。

他們跑到跟前，這纔放了心。亂七八糟地睡在地上的是一個車夫模樣的窮漢，臉子瘦成猴子像，蒼白死灰色的真難看，一隻手放在身上；身上穿着一套破舊的短褂褲，胸前和肩頭都掛着大塊的補釘；赤着一雙腳……三塊

長板，散在兩旁，身下的棺材底兒，已經裂成兩半，一頭還連着一塊橫板，那一塊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一陣陣的氣味，從風中吹散開來，看的人們都掩了鼻子。先前在雨花臺看見的那個女人睡在地上滾來滾去地哭着，不知要和誰拚命，大女孩子駭慌了，祇抱着小的呆坐在地上；兩個碼頭在那裏不認錯，鄉下愛管閒事的過路人在那裏設法調停着。

「你們怎麼不當心！」一個老頭子捏着鼻子噲噲地說。

「不當心？」一個碼頭倔強地回答。他大概聞慣了那些氣味，也不捏着鼻子，所以惟有他底喉嚨是特別的響亮。他又說，「這麼重的棺材祇有兩個人抬，怎麼不摔開哩？」

「總之，是你們底不是！」一個尖嘴的婦人說。

『這麼遠的路，祇有他媽的兩塊錢，還要兩人分！』

『這一段路也真難走！』

這是他們倆底答辯。那婦人還是哭鬧着，有人拉着也不行，還像要和誰拚命。

快要正午了。盛夏的太陽，是那樣的熱，強烈的光線，投射在屍身上，照在臉上；臉上好似半面小鏡子，閃閃地發亮。一陣陣的氣味，這時覺得淡了，淡了，甚至於嗅不出了，大家纔鬆了鼻上的指頭。

一時沒辦法，

子久豁然地喊他底同伴，說別忘了自己底事；於是三個人不忍心地走開了。展在脚下的是荒涼的大道。

耳邊還聽到那個婦人滾在地上哭鬧的聲音。

好容易走到墳山，孟高的棺材早已到了，碼頭們都在地上坐着，他們也見了孟高底父親趙老太爺，他因年老不能走路，早就坐車先走的，墳親家也找來了。

到了這樣荒涼的原野裏，各人底心裏，都感到荒涼。如果那些蟲兒不在四處亂叫，這裏一定是異常的寂靜，啊！如果這是冬天的夜裏呀！

子久詠之和那個胖胖的都坐在墳前空地上，頭上有一顆榆樹，給他們疏疏地遮去了一部份的太陽光，心靜氣平，纔漸漸地覺得清涼。

趙老太爺忙着和陰陽先生在那裏對方向，教兩個碼頭把停在地上的孟高底棺材移了又移，終於移定了，正對着牛首山。牛首山在遠處是蒼鬱而明朗；平原裏有幾處村舍。

據陰陽先生說這一年不能動土，動了土便與孟高底五個月的獨子不利，所以祇得暫厝着，候到明年再安葬。

在孟高底棺材後面，便是他祖父母合葬的高墳，墳前一塊碑，趙老太爺指給陰陽先生看時，還有「……孫孟高……」的字樣，然而孟高現在也來與祖父母作伴了！

趙老太爺是感傷不已。碼頭中有一人走過來向趙老太爺取錢，略一爭執後，他們八個人打夥兒回去了。

趙老太爺喊子，死他們過來幫忙，墳親家拿過四張蘆蓆，兩條粗草繩，他們幫着把孟高的棺材包裹起來，左右包不完全，但也沒法，使用繩捆好，爲的是怕風吹雨打，使孟高不安和恐懼。這樣，趙老太爺底心裏也覺得舒服些，不然，便似有風兒雨兒，打在自己底心上，也使自己恐懼和不安。

帶去的菜飯酒肉，雖都預備好了，但還沒到時候，都得等着，暫時還不能擺祭。

他們六個人很無聊地坐在一處了。長大的螞蟻在地上來往奔波，有一個竟爬到子久底褲管裏去，給捉着把它掐死了，但別的長大的螞蟻，還是來往地奔波着。

「唉！趙老太爺長長地嘆了一口氣，接着又感慨地說着，『他這纔是，

「春蠶到死，絲方盡；」我們這兩個，老而不死的，却是要，「蠟炬成灰，淚始乾」的了！

他說完不覺落下兩滴眼淚。

子久走得很疲倦，經了許多時候的休息以後，又重恢復了精神，這時祇好想出話來安慰他。

「話雖如此，然而老伯差不多也不必過於傷心，這差不多是無可奈何的事，祇好看得遠些，想得開些……」

胖胖的也帮着解勸了他說，「你以為孟高死得可憐，還有比他更可憐的哩！我們在路上看見一樁慘事……」

「是一個車夫，棺材在路上給摔碎了！」子久又搶着報告。

詠在之又靜默着。

「那是張四，剛纔，碼頭，告訴我的，他們認得他，就住在，我們，舍間的後身，三個，哥哥，都死完了，家中還有個，七八十歲的，老娘。現在，他又死了！」趙老太爺說時比平素更加慢吞吞地。他噲吐了一口濃痰，接着說下去，「說起張四，我家這孩子，（說時用手一指孟高底棺材）總是，喊他底車子，儘管，閒在家裏，給起車錢，總是，來得個特別多，所以，張四，也樂意拉他，跑起來，比飛的，還快！這種主顧，那裏有！」

「差不多孟高是從來不和苦人刻薄的……」子久看見趙老太爺又在落淚，便不再說下去。詠之底靜默傳染到在座的人們，滿耳裏祇是夏蟲高噪的繁聲。

兩年前，當地的學生會長，便是趙孟高；民衆運動中奔走最力的一個，便是趙孟高；開會講演時最慷慨激昂的領袖，便是趙孟高；成績優異，雖然社會服務花費了不少時間，仍然刻苦用功的也是趙孟高；學校裏有了他，在輿論界運動期中佔有了領袖的資格；朋友中有了他，便以爲是無上的光榮，自己便已躋於偉人之列；因此他底朋友，也就特別的多了起來；他底名望如此一天天堆高了；家庭裏有了他，也就榮宗耀祖，父母底喜歡，更是不用說。他之成名，並不是苟求倖致，實在是天與人歸，他有廣博的智識，鋒利的唇舌，尤其難得的是一顆天真剛毅而熱烈的雄心。

去年他在大學畢業了，祇有二十三歲。前年十月裏結了婚。

畢業後不幸竟沒有位置；也許是眼界太高，不願遷就；也許是鋒鏃過露，招人願忌；他終於閒着，滿腹的抱負，換來了人們底白眼；人們底白眼，勾引起憤怨與牢騷；理想中的自己，理想中的家庭，理想中的社會國家，仍舊如先前的理想；而且逐漸地淡忘了，消沉了，甚至於渙滅了！

知己的朋友，贖了三五個，其中可算是真正知己的，恐怕也祇有詠之罷。所以送葬的一羣中，詠之竟這樣地深陷在悲傷的窟底，靜默中他儘在迴想着過去的一切；素來是靜默寡言笑的他，這時竟分外地靜默。

子久和他們談話的聲音，他一點沒聽到，他底呆直的兩眼，祇是射向孟高底棺材，他望着望着，好似可以望見孟高底復生。

在他底眼中，孟高終竟復生了！他從裹着蘆蓆捆着麻繩的棺材裏立了起來，圓圓的臉膛，回復了活潑的善於表情的筋肉，而且向着他多年唯一的知己輾然微笑了。他隨後便在高壇上演講，還是那樣地慷慨激昂，幾千個聽衆，立時被感動，同情的歡呼，讚揚的鼓掌，四面合攏來，有如驚蟄的春雷；偉大的孟高，便在擁簇中謙恭地致謝，好似戰勝的英雄，奏凱歸來……但是自己底糾正，醒悟了腦中的幻景；幻景中值得歡欣的事體，渙滅了，改變了，終究是眼前的現實，孤零地淒清地放在芊芊的淺草上的，是捆着麻繩裹着蘆蓆的看不見的棺材；棺材裏的孟高，更是看不見的了；他將如過去的人們，經過了若干的歲月，化成腐臭的屍灰，碎枯的白骨了！

多愁的詠之還是呆呆地望着，這時不但是變成啞子，而且變成石像了。

「時候到了吧？時候到了吧？」胖胖的等得不耐煩了，連連地喊着。他底肚子已經怪叫着。

「到了！」陰陽先生底煙癮實是早已發作，恨不得馬馬虎虎地早點完事，拿錢回府好抽煙。但可巧遇見這位癡心執信的趙老太爺，他偏要候到「未正三刻」，現在總算是已經等到兩點鐘了。他說了頭一個先爬起來立着。

墳親家還是「動」了「土」，在墳前切了兩個墳帽，堆疊起來，放在棺上壓着；帶去的酒肉菜飯盒子，斜斜地放在棺前，香燭等件放在銀錠包上一齊燒化了。本方的土地和山神，意外地享了「刀頭」（註）的祭祀；左右的鬼隣，也領了銀鏹的餽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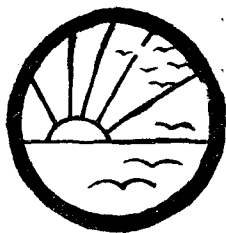
孟高終於被擯棄在這個夏蟲高噪的繁聲裏，人語是逐漸地逐漸地遠了遠了。去遠了的他們，懶懶地前進着；有時回過頭來，若不勝依戀的，便是趙老太爺和始終靜默的詠之。

〔註〕「碼頭」是抬棺材的伕役。也有時抬喜慶的器物。

「黑拖」是出喪時祇有黑棺材，沒有任何的儀仗。

「刀頭」祭祀山神土地之豬肉，祭時上面放一把小刀。

十五，十，二十。



晚 年

這一年的冬天，氣候是異常的冷。

閔老太太剛起身，走到窗前，把一塊短小的灰黃了的白窗簾，牽在一邊，窗隙裏透進來絲絲的寒風，像一線一線的噴泉射在身上，入骨的涼氣，使她打了一個寒噤。

她連忙把棉襖扣好，又加上一條棉背心。她若有所驚似地急走到床前，一望熟睡的黄瘦的小孫兒，給他把露在被子外面的一隻小手送進被窩裏，輕輕地，唯恐驚醒了他，又亂哭亂鬧。

閔老先生在外面堂屋裏喊她，他起得比她還早。

閔老先生今年已經六十一歲了，他雖比他底老伴小兩歲，可是行動之間，却還沒有她那樣硬朗。也許是少年時間過於勞心勞力的原故。他誠然是老了，頭髮如老人般半白了，腿腳如老人般僵直了，手上臉上都起了很深很多很長的繃折兒，做事說話也像老人般沒勁了。他自己有時還以為未到老時；實際上如果沒有命運底壓榨，也許還不會老得這麼利害。他老了！而他還得用心用力，每天早去晚歸，在某處私立學校裏當一個庶務。他當然想不到竟要如此地度他底晚年，可是命運却給他這樣安排了。

他近來更不得不勤勤懇懇地，更早地去，更晚地歸來，唯恐受人排擠；排擠的恐慌，時刻地塞在他底心上。他每說一句話，便覺得別人罵他腐敗；他就

竭力地說得快點，終於不敢多說話了；他走路做事，自知是那樣疲憊和遲緩，便覺得別人也常罵他老朽；他就竭力地走得快點，做得快點，終於是自己也失望。

在這冬天的早晨，即使是一床破絮的被窩也使人留戀，他自也不願很早很早地起來，他願安逸地溫暖地睡一個上午，但他不能不起早。起來以後，自己去沖開水來，洗臉漱口停當了，便急急忙忙地嚥下一碗湯飯。他喜歡早晨喝好茶，他沒有喝好茶的時間；他喜歡舒徐，他底事務却使他匆迫，他清晨裏做過許多許多快意的夢，這些也祇是這樣的夢罷了。

他喫完了不願喫的湯飯以後，每天還得早早地出門，兩條僵直的腿腳，架着一段佝僂的身軀，有如被棄的羔羊，進一步退三步地走到很遠很遠的

學校裏去。他平素厭惡這個古廟似的落寞而枯澀的家，但每早他又常回頭眺望那破舊的牆門，而異常依戀；他想重回到那個古廟裏，再多過一會兒，落寞而枯澀的生活，但他終於竭力地走得快，竭力地到得早，在那冷曠的長途，疲憊地奔波着。尤其是逢着雨雪的時候，他厭嫌他底破傘，他厭嫌他底老釘靴，他厭嫌着他底命運！他底命運却給他這樣安排了，雖然他想不到竟要如此地度那晚年。

閔老太太被喊出後，一會兒便把湯飯煮好，她還像過去的四十年般，盡心盡力地服侍她底閔先生，也是她底命運安排了這永遠的職責。

閔老先生纔喝了一口湯飯，忽然把筷子擱下，氣狠狠地說：

『太太！你喫喫看飯還沒煮爛！』

老太太祇走得過去小心地也喝了一口，和顏悅色地說：

『真的！我怕你今天遲了，急急忙忙地……』

她把盤裏的飯倒在白鑲洋鍋裏，望了一望他那狠狠的氣色，連忙走向廚房去，一面低低地說了一句：『馬上就好！』一面用袖子擦了一下眼睛。

『果然一會兒功夫便又盛在閔老先生的面前了。祇聽他說：

『一盤飯作兩回燒，這樣怎得不遲！』

他不好說什麼，在一邊怔怔地看着他心想舒徐而嘴又忽迫地喫着，桌上放着一小碟豆腐乳——她却趁空去探望她底小孫兒，見他還是熟睡着，一隻小手又露在被外了，她再輕輕地送進被窩裏。被窩裏似乎已經沒有暖氣，自己也覺得今天早晨特別的冷，便把身上的棉背心脫下來給他加蓋在

被上——她又在擦眼。

她聽外面一雙老釘靴像從高處跌下來，笨重地作響。她猜是又要飄雪了，再不就是落雨。

她聽老先生賭氣似地踏着笨重的釘靴走了出去。

窗外的天幕，籠罩着灰黯的層雲；窗隙的寒風，吹進來入骨的涼意。

閱老太太正拿了一把掃帚，彎着腰在掃堂屋地。推開長窗，果然飄進了幾片添助雅人豪興的雪花。

但們祇租了兩間房屋，廚房在外，堂屋的左邊是走道，右邊便是臥房。臥

房裏睡着的小孫兒喊起「媽——媽——」，她急急地丟了掃帚進房去看他，她給他蓋好，嘴裏似唱非唱地哼着，一面坐在床沿用手輕拍着。小孫兒很活潑地轉過身來，黃瘦的臉上，露着一絲笑意，呼吸很急促而微細地又睡着了。她輕輕地用嘴靠在他底腮上，滿含清淚的眼角上，也露着一絲笑意。

她還是輕拍着他，又像平時一樣地凝視着他那小臉。她久已尋出許多像她兒子的地方來。她喜歡看他那細細的淡淡的軟軟的黃眉毛，她喜歡看他那扁扁的凸凸的小鼻子，也喜歡看他那鼓鼓的兩隻眼睛，這些都是她往年看慣了的，現在又重看到了，她也似回復到往年的情境了，拍着的便像是她底愛兒。

她還常憧憬着戀念着她底夢；她也想燬滅了渙散了地底夢，但這夢却

又異常地明晰而深刻，使她時時覺得如在夢中。

她覺得自己是一個少婦，在安樂的家庭裏度着安樂的生活，閔老先生還在年青，敏捷而俊秀，在社會上據有很好的位置，佢們非常地恩愛。

她生了一個男孩子，但不久便夭亡了，使她非常懊喪，直到她生了第二個男孩子，她纔補合了心中的空洞。

她竭盡了自己底心力，撫育着她底愛兒；望着他從一二尺長的，長得比她自己還高了；從擠眼唾舌的，長到能夠高談雄辯了；從小學進了中學，從中學進了大學而且從大學畢業了。她和她底閔先生都充滿了喜悅，彌漫着希望，靜候着幸福而美好的將來。佢們由少年度到中年，由中年走到去向老死的路，但佢們並不恐懼，並不懊惱，並不感傷；祇有企盼；因為佢們已到了收

穫的時期了，很有把握的幸福而美好的將來，是在一天天地逼近了。佢們底愛兒有着揚溢的聲譽，有着精明的才幹，偉大的志向，孕在他那強健的心懷中，對待父母又是非常地孝順；他使佢們安慰，尤其是使佢們光榮。

她底愛兒結了婚，雖很遲地；她愛重媳婦有如自己底女兒；她沒養女兒，媳婦便是她底女兒了。

她後來又作了祖母，她覺得以前的希望已都達到了，她自然是異常地喜悅；幸福和美滿的氛圍，已經包裹了她底家庭和她底身心了。

但是她底夢並不如所企望的那樣更幸福而美好；在升擢到更好更高的位置時，她底愛兒竟染了盲腸炎去世，留下的祇是三個月的小孩和小孩底青年母親整個的美好而幸福的夢，開始在各人底心中碎裂了。

她底小孩子在七個月的時候，又被無情的母親遺棄了，據說他母親另有了新的配偶。從這時起，她知道失望的分量又加重了，所有的希望更是渺茫而微細。

她想重回到三四十年前，重度那青春的生活，再養一個小孩子，再慢慢地撫育起來。但這是不可能的了。她又想撫養她底小孫兒也是一樣；她便同撫育她愛兒一樣地，驚心吊膽地服侍他。但她不知道爲什麼要這樣做？她有這樣做；她雖很不願這樣做，也不想不再這樣做；但她却不得不這樣做去。她也不敢再希望將來，將來祇與以痛心的欺騙；希望的絲，在她底心中，已是一寸一寸地斷了！

他早已發覺到她底家庭，已從溫暖的變爲寒峭的了；從熱鬧的變爲落

寞的了；從華美的變為破敗而狹小的了。她又猛然驚異着她底閱老先生竟老得這樣可怕？爲什麼他底脾氣也竟變得這樣暴躁？從閱老先生的談說中，她知道自已也是老了，而且也老得可怕了！

她時時若在夢中，在這個不美好的無幸福的夢中——她又覺得這明明不是夢，這明明是過去的現實；但她希望這是夢，因她懷疑着爲什麼現實竟這樣不美好而無幸福！然而她還在不好而無幸福的夢中哩——她咀咒它，她厭棄它，她又不得不輾轉着追隨着它。

孫兒底哭聲，把坐在床沿的落淚的祖母從夢底憧憬中醒來。他不再睡了。祖母便給他穿起衣裳，抱坐在自己身上，他喊她『媽——媽——』自從他底媽媽走後四個月以來，他總還是這樣的喊着。

她不自覺地簌簌地落下兩串淚珠。

雪花像鵝毛般一團一團起勁地飛舞着。

第二天早晨。

雪停了。屋瓦上堆有一寸來厚。

窗外很明亮，是初升的太陽從鮮明的雪上反射過來的。光氣候也變得和暖。

閔老先生直到此時還沒回來，老太太披衣在床上坐着不睡地已等了一夜；她恐懼，她懷疑，而且沈思，像是更不幸的事已經呈現在面前了。

她想他也許因為臨晚路滑，不便回來，住在學校附近的朋友家裏了。有一次落大雨，他也是一夜沒有回來的。第二天大清早便回來了。

她想如果不在那裏，竟還走回家來，那麼說不定在黑暗而泥滑的長路上，便會跌倒，他衣裳穿得並不多，老釘靴又那樣笨重，而且前天夜裏似還嚷過胃氣痛，胃氣痛起來是不能走路的；那麼他準是跌倒了，跌倒了也許爬不起來，像昨晚那樣大雪，他可不是要凍死了嗎！那條路素來很空曠，一時還就沒人來救他。那麼……

她又想他雖不常坐洋車，如果路上實在不好走，他準不會自己跑路，有一回晚上回來得遲，便是坐洋車的。——但如果他坐了洋車，怎麼直到現在還不來哩？

她再想，他在這個家庭中的重要；佢們底日常生活，要靠他支持；佢們底小孫兒要仗他供養；她要靠他喫飯；她要靠他破除寂寞和恐懼；她要靠他料理她自己底後事；無論如何，他不能死在她底前頭。然而他還是沒有回來，她覺得不幸的命運之神，又重重地在她底心上刺了一針，滴出不幸的黑血來，塗了小孫兒滿身，使他永在不幸的血泊中掙扎。

於是她咀咒自己底命運，她唾棄自己底命運，她鄙視自己底命運，爲什麼命運竟要壞到如此地步？親愛的兒子沒有了，美好的媳婦也沒有了，相愛的丈夫也將沒有了，自己也將沒有了，孫兒也將沒有了。

但她却又矛盾地自信命運必不會壞到如此地步的。她還有閔老先生掙飯喫，她還有閔老先生可服侍，而且她定能如願以償地死在他底前頭。佢

們也可以看見小孫兒從一二尺長的，長到比佢們還高；從擠眼晒舌的，長到能夠高談雄辯；從小學進中學，從中學進大學，更從大學舉了業；娶孫媳婦，養重孫子……她想到這裏，她又不覺痛哭似地笑了起來，她知道，到那時候他底祖父母將要到了什麼地方；即使長壽，又安知那英俊的孫兒不也得盲腸炎哩？

她祇坐着不能睡，她從閃動的燈光中看慣了似乎頗爲黃瘦的孫兒底面孔；她看着他想起他底父親，想起他底母親，想起他底不知下落的祖父。她底常流的眼淚又淌到嘴邊了。

她一夜之間都是這樣沉思亂想而不能片刻甯靜。

十二點鐘的時候，她似乎聽到敲門的聲音，但此後長久的祇是靜默。又

過了不知多少時間，她又確切地聽到急迫地敲門的聲音。她知道這是聽慣了的閔老先生敲門的手法，她連忙披好衣裳，走下床來，捧着一盞閃動的燈，到走道裏去開門。

門外連連地更急迫地敲着門，她知道他等得不耐煩了，於是抖抖地用一隻右手抽着門，嘴裏却說，「來了！來了！」

「謝謝你！閔太太！」門開了，她聽說她從這聲音知道自己是誤認了，並且知道那是住在後面的李家老四。她把門閉好，門上，有意無意地問着：

「你又是聽戲去的嗎？——我家那個老東西這早晚還沒回來呢！」

她沒聽見回答什麼，祇彷彿看見雪地裏一條黑影子穿過了天井。她懊悔爲什麼要問他，她怨恨爲什麼瞧不起人。況且是她給他開了門——但她也

不暇計較這些事，她沒有法子使得手中的燈兒不抖；她唯恐把燈罩摔碎，兩手扶着；但抖得更利害，微細而閃動的光幾乎要熄滅。天井裏似乎有些鬼魂要趁機攪人。

她急急地坐在被窩裏，又用手給孫兒把被頭塞好。

她底思想又開始活躍了。

——住在後面的這個老四，新近升了銀行行員，每月薪水三十五塊錢。他家三奶奶又添了第二個男孩；他家老六不久便要娶新媳婦……

——她姪兒第四個月的津貼八塊錢還沒有寄來。米店裏還少三塊半。

——聽說姪兒已經加了薪水，現在每月拿九十元；這都是以前閔先生怎樣供應他讀書的結果。他不久也要定親事了……八塊錢……三八二十

四……

——這樣怎麼過活，他還沒回來；還沒回來準是……

她想到這裏她眼前一閃，雪上的陳屍，彷彿便放在床前，她不敢轉過頭去看。她心裏說：『唉！命運真的壞到這一步了！』

她雜亂地想到一切。天色是從黝黑而灰白，由灰白而光亮了。

她吹熄了閃動的燈——天明了，閔老先生還是沒回來！

她不能睡，她還是不想睡，但是兩眼却又乾澀到極點，她覺得兩腿好似放在冰箱裏：滿身像有噴泉灑射着，絲絲的涼意直透入骨髓。

她看見熟睡在身旁的孫兒，在雪光的臨照中看來實在是又黃又瘦。

她見他穿着小棉襖的肩頭，仍舊有一個露在被外，她連忙給他把被掩

好，還是用床上的棉背心給他加蓋上。但這樣却驚醒了那個小小的靈魂，從一處混沌的夢鄉中他連續地喊她「媽——媽，——」聲音是脆弱而嬌細。

她底眼淚更擦不乾了！

十五年，十，十四。



致死者

——代跋——

我底親愛的去世的戀人：

出人意料之外的，這叵測的風雲啊！它打破了我們底希望，造成了我們底悲慘；使你懷憂抱恨，長埋於黃土壟中了！我想，你若有靈，你也許在夢中來勸慰我底孤獨與悲傷；鼓勵我使改易萎靡頹唐的情態，重振作起來，與生活環境奮戰，盡心力於己身的事業；但是「用着兩個人相同的努力」，終究是紙上空談了吧！我再想，你若若有知，在孤處於白楊淒風亂鴉背日的枯塚中時，

你也必繫念於父母嫂姪的安全，仍然愛護我想望我一如你底生前；你也許不甘寂寞而悲哭，常落你平素傾流的眼淚；你也許澈底痛悟而狂笑，回復你平素的活潑潑地歡愉！這些我都難知道了；我不能再聽到你底言語的訴苦，我不能重讀到你底文字的形容；我祇有空想，只有懸測而已！也許你實無靈無知，但我仍認爲你是有靈有知，因爲我們有深厚的同情心，有互通的靈犀一點，我所感到的，便是你所感到的；你所感不到或是不能感到的，我已這樣地爲你感到而懸測了。這樣，在我底心目中，你還是永生，你還是有靈，你還是有知；所以我寫信給你；所以我在希冀你底慰安！

但是，「幸的將來，」終不免變作了「不幸的現在，」「現在的憂傷，」終代替着「將來的美滿」了！這樣想，便想到你底「病，」便又想到你底

「死，」你是「死了！」我就霍然驚醒了迷離的夢幻，想起了你死前的慘痛，慘痛的印象，立時重現，在心目中。我覺悟似地想起此後的「我們，」只賸了淒涼的「我，」我縱親切地同情於你底死亡，我不能得着你對我存在的同情了；我雖真誠地牽念於你底憂怨，我不能得着你對我的期望的真誠了！這樣总是確切地死了；死了的你，終竟是無有靈無有知了罷！我又這樣想，矛盾地反覆地想，有知無知，有靈無靈，你能否告我好解決我底懷疑哩？

事實上是你竟已悶睡在黑漆的棺材裏了，你且將沈埋在黃厚的墳山中，你真確地死了！爲了父母需人奉養，職責未能竭盡，我不得不淒涼地活着，我不得不擦乾眼淚，強作歡顏地活着；這也許要引起別人底太息，說過去的真實的感情未免虛假，但是你能原諒了我底苦衷！因爲你是「你，」你可

以確切地領略到我底真摯；因為我是「我」，我可以無愧地自誓我非虛假；別人非「你」，別人非「我」，焉能了解「你」和「我」哩？更何從了解「你我」的心情哩？於是我知道：你定能允許我原諒我淒涼地活着——活着又怎能耐得這無限的淒涼哩！

「未來之事黑於漆」，在你未死之前，誰能料到你必死；在我雖淒涼地活着，又豈能料得我定能活着哩？也許殘酷的天翁，還在向不幸的人們下它底酷殘的打擊；意外的未來，重造就我底更深的「不幸」，或許我也不容苟活；那麼「淒涼的我」或仍可以變成「不淒涼的我們」哩！茫茫冥昧，教我從何處尋獲你底蹤跡哩？漫漫前途，使我也不勝惶懼！我不知這樣的結局，也是你所希冀的嗎？

在我未曾遇着死神底邀請而不得不強軟苟活的時候，我終竟感到了淒涼的况味！

我以前希冀着的有這樣的言辭：

「我們底前途不一定就是絕望，我們底前途正顯露着光明！我們手挽手地前進，光明漸漸地來到了，黑暗都成了過去；我們心合心地前進，快樂慢慢地濃厚了，悲苦都成了陳迹！我們更何必悲傷哩？」

「我現在希望我自己快樂些，我尤其希望你比我更快樂。我們要無憂無慮地做一雙樂觀者，作一對奮鬥者；作兩個愛之國的驕子吧！」但這樣都成爲思海的逝波了！「更何必悲傷，」你教我又「怎得不悲傷」哩？我也怎能勸你「何必悲傷」哩？我們都是「不得不悲傷」了！唉！唉！

你底大患是在聰明；既是聰明，乃能工愁多慮；所以病中不但不靜養，反是積慮窮愁，終竟神經錯亂，送了你底性命。若是真有來生，來生最好是糊塗愚笨，既可以長壽，又可以免却若干的憂怨。你底小疵，是在剛強，既是剛強，所以自怨自艾而爭強好勝。我願你改除剛強的習性，若有靈知。因為造化底戲弄，是只能屈服而無從反抗的！你縱剛強，你能逃避或抗議死神底凌逼嗎？

當你底親愛的大哥死後，你常抑遏着自己的悲思，却去安慰年高的父母；現在，你底年高的父母，尙有何人能安慰哩？你可知道？你底母親是哭笑如瘋癲，你底父親是頹唐而瘦損，你底寡嫂又病着，你底五個月的孤姪是日夜啼號……你可能遇見你亡故的哥哥？若能遇見，千萬爲我轉告他，我不知道你

和他將怎樣地惦念哩！

總之，天下事難盡如人意，我想也祇能昏昏糊糊地過活，認定了飄搖顛險的現在，幾乎不敢再希冀黑漆一團的將來。但是如果能夠強自勉勵而做得到時，我將以愛你的心力，去愛我底事業，暫免除無益的悲愁；使我底事業，有些微的成就，好安慰你底靈魂底期許！望你佑我！你果有靈，望你在夢中勸慰我鼓勵我，使我重新振作罷！

你底親愛的在世的戀人。 十五年八月四日



付印題記

短篇小說本來是我所心愛的。二十歲以前，屢屢搖筆學作，每得意外的好評——却常疑心譽我的不過是誑我，雖然譽我者

十分誠意。

在小說風行以後，新文學運動以前，這其間經我過目而首肯的，不少佳構；但至今還記得當時最感滿足的，似乎是蘇曼殊章行嚴二氏之作。

不作小說已十年，不是誠意地閱小說亦近十年了。中國人自謂是文風特盛的，誠然，只看這幾年舉國洶洶，發生了多少運動，而文章事業似乎獨搶

先鋒文藝品的出產額，究竟比別的可觀，雖然熱心文藝的朋友還是嘆然不足。於中短篇小說所謂創作的尤其多，戀呀愛的新詩衰歇後，短篇小說却不曾停滯過，且其勢也決不至於停滯。歇絕了不看小說的我，也有意無意地過目不少，可是這幾年小說之過我目，恰如水過鴨背，點滴不留痕。這未必是近來的小說不如往日的不能令我感有意味，特這時看小說的心情不是往日那一副心情，故而所感淺深大異罷了。

今年九月十九夜，即廢歷丙寅之中秋前二日，淡月朦朧，微颺拂面，鄰家玩蓄音機，唱的不知是甚曲子，但覺入耳悲涼，於是牢愁莫遣。回顧案次，小說盈帙，蓋午間合作社收到投稿送來審閱的，百無聊賴，得此大佳。且日來編次吳稚暉先生學術論著續集，連校多篇，不能釋手，本日午後，校至中間述王撫

五演講科學，相對絕對一大半，便奄然欲睡，自然釋手了；這本小說稿，既是小說，又是短篇，十餘分鐘可完一篇，已先有足使這時的我格外歡迎的魔力。於是耳中充滿了鄰家蓄音機的悲調，眼中蓋上一陣烏雲，看了第一篇描寫一個弱女子在送小命，死了一雙山長樹大的好兒女的老年父母又是怎樣地傷心，已不經心地連聲道：也還算好小說呵！

由第一至第九，草草看完，悲調停止了，月愈模糊，風愈細碎。更讀代跋，至「造化的戲弄，是只聽屈服而無從反抗的！」一語，呆了一呆；惟恐牽動了久被我強力壓伏的姑且渾忘的悲抑，急急丟開，故作者嘔心剔肝的東西，又如鴨背之水。可惡的唧唧蟲聲，使我老睡不着，起來，信筆題記，明日以付合作社印行。



作者如林，以小說稿投社的，向不寂寞，社中原想將有限得可憐的力量，多出學術的書，所以常常割愛。現在我偏將這本秋蟬出版，原也另有一層狹隘的悻悻的心緒。假如這九篇小說不是出自著作界不甚聞名（？）的蔣山青先生，而是出於什麼雜誌刊物屢見大名或自己挖腰包印過若干部書遍送親友們的，加上一篇乃至若干篇某博士某教授的序，於是乎這書還待我審閱，尙容許我將牠像其他許多投稿般看待而割愛嗎？並且書纔由印機拿下來，墨跡未乾，早有著者的同夥（他們大都是同一團體的分子，或是師生，或是同學，至少自己說是同志，從實際定名，一古腦兒稱做同夥，實屬至當）在印局門外等着搶去一部，明兒什麼雜誌或週刊旬刊上，便有長篇的

法螺——叫做批評。這些批評家真大本領，連作者夢想不到本來無有的質素，都能夠代爲憑空幻出，而且發揮得淋漓盡致。再則不是某篇有左拉風味，便是某篇可以混入莫泊桑集子裏；不是有自然主義的風韻，便是新浪漫的色彩；哄得讀者們讀過了毫無感覺的，不得不依批評家的話，逐篇逐句從新咀嚼起來。

我生平不識蔣先生爲何許人，如其沒有他的同夥，這書的毀譽却不可知了。如其譽多於毀，出版的合作社當然叨光不淺，連小子也得着好眼識貨的榮譽呢。

我自歡喜要印這秋蟬；我自歡喜無端地贅上這一大篇嘲罵誰的話，這是多麼無謂，然而我不說了嗎，這是狹隘的悻悻的心情呀。好在只是一時的，

寫完了，心裏也就廓然了。

十九夜，九月，一九三六，梁冰弦。